

湯澄波譯

梅
脫



曲

文學研究會叢書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湯澄波譯

梅脫靈戲曲集

文學研究會叢書

1923



80759021

梅脫靈戲曲集

目次

譯者導言·····	一
闖入者·····	一
羣盲·····	四三
七公主·····	九三
丁泰琪之死·····	一三五

譯者導言

梅脫靈是一個哲學家又同時是一個詩人，他在詩中表現他的哲學又在哲學中表現他的詩。他是一個「智者」又是一個「孤靜」的愛好者。以戲劇論他是近世的大表象家。他的戲劇理論很影響於德國的少年戲劇家，對於所謂 *Ueberrheini movement* 則尤有極大的「因士比里信」。他一生的著述頗多，本書所譯是他的戲劇中較早期的幾篇。想這幾篇戲劇似乎要略略知道梅脫靈一生的思想才行。因為不是這樣便不能了解其作品中的人物的實質，便會說他們是「神經病的」、「無意義的」、「稚氣太重的」等等說話。

梅脫靈是一個神祕主義者，其一生思想可略分兩期：一在他未結婚之前，一在他已結婚之後。他的後期思想有一種生的色彩，對於戲劇主張有「動作」之必要，以為在冒險勇敢上之精神的勇敢之表現必須依靠外部的活動。在這個時候他的哲學已由黑暗進到光明，已由抽象進到科學的分析；他的戲劇則已由陰影進到血肉。他最後終於被「愛的意志」所克勝了。



他的前期思想則和此完全不同。少年的時候，他一方面不能脫離德國叔本華、溫赫門等之悲觀哲學之桎梏，一方面則極受柏拉圖之空洞影像——空洞中四壁上所反映出來的迷朦黑影——及路斯伯陸（Ruybroeck）之靜寂和陰暗的愛好等所影響。於是其思想便有希臘及東方——回教神祕宗、婆羅門教、及佛教——的神秘色彩。根據於此種思想他便說「死亡是人生的引導者，人生之目的只有死亡」及「不知者常常穿着死亡的外套。生存問題除外以牠的虛無之謎解答之，沒有別種答解。」的話。

本書所譯的四篇戲劇就是含有這種思想的。在此數劇中梅脫靈用淺易的辭句表出「靈魂在不可見中移動」之可能。他以為當靜寂臨到靈魂身上的時候，人生斷不是便停止的，所以他用靜寂使靈魂說話。他相信一個靜寂不動的人底人生比之戰勝的將軍或征服了困難的人底人生實較為深奧，較為普遍，較為人本。這就是他對於戲劇之「固定觀」（Static theory）。這種固定的戲劇亦可以說是「傀儡」戲劇（Dramas for marionettes）。我們若小心考察一下便知道牠們實在是很不適宜於近世戲臺的作品。劇員若把自己在戲劇中所應為之部分

研究一下，便會覺得非常困難，——要思想的太多，要做的太少。但是我們斷不能效法巴其爾 (Barker)，因此便說此種戲劇將無存在之餘地。

闖入者是一八九〇年出世，其主旨在描寫死亡之神祕的到來。在此劇及羣盲中梅脫靈之暗諷最盛。此劇常與 Van Lerberghé 之 Les Flaireurs 並舉，蓋二者同主張死亡為不可抵抗的。但是二劇亦有不同之處——一靜一嘈，一屬靈魂一屬五官，一對於可見的死亡的「人擬」(Personification) 全無抵抗而以死亡為不可見一則對於此種「人擬」有抵抗，一謂死亡為不可預期一則謂為可預期。闖入者亦常與室內並舉，二者之主旨全同，不過描寫的方法則異：一則由內而外一則由外而內；一則把不可見者來外界化了一則把可見者來精神化了。

此劇不特有為那班坐在房中的人所經歷過對於來着的死亡的恐怖，並且還有一種是別種恐怖結果的恐怖。作者又把柔弱，完全不能抵遇災難的人物，放在災難旋渦之中以證明我們所謂生命，或死亡，或愛，或惡等等非人的勢力之大。由此劇我們又可以看見他對於理性之非難。劇中見真理的——就是能預知母親之死的——不是能見的少年而是不能見的可憐的老人。

羣盲亦一八九〇年出世，是一篇很著名的表象主義作品。其表現的恐怖和室內及闖入者所表現者相同，但是比之牠們更爲神祕。死的祭司是指宗教。宗教在我們中已死亡了；而我們在黑暗裏沒有指導者。「有些東西在我們頭上移動，但是我們不能夠接觸到牠處。」我們實在是無限的海洋中一個有限位置內的監犯，我們在休靜時候可以聽聞海洋的聲音。大樹林之上有一座高聳起來的燈塔，那就是智慧。庇護所「盲人院」是宗教在生時所賜給我們的好處，但是現在已迷失了回去之路。祇有小孩子可以看見；而他還未能說話，故將來怎樣實不可知。

梅脫靈在此劇中用暗諷方法把人類的種種美德和種種缺點一并說出。

七公主一八九一年出世。批評家攻擊此劇者甚多，大都是因爲不能了解所致。Nietzner

說這是「一個女子的惡夢」，Adolphe 說這是「一個不可解的謎」，Anselma Haine 說純粹繪畫性質用來「看」的作品，Monty Jacobs 說是一篇未完的草稿，Beaunier 說「我們無謂在此劇強求其意義，其意義就是在於其奇特處。」此外還有許多評論都是不了解此劇的。

但是能以同情態度解釋此劇者亦大有人在，尤以 Van Dijk 及 Hulsman 兩個荷蘭批評家爲著。Is. van Dijk 說這是期望的描寫，奧塞拉是爲長期的等候而死，爲靈魂底深的未完成的期望而死。Hulsman 則以爲梅脫靈此時實受佛教之影響，七公主卽靈魂底「七相」，奧塞拉就是其中的「我相」。「我們的心是在這個離宮中，我們底靈魂在地上睡着是一個美麗的睡者。牠睡覺發夢，並且等候理想的英雄，牠自信這個英雄將會把牠喚醒，並且納牠於他之愛的溫懷中。」

丁泰琪之死一八九四年出世，與室內，亞拉丹與巴羅密二者名爲「三篇傀儡小劇。」此篇所述爲門內的慘戲。堡中女王就是死亡，她永沒有下來，因爲她是不可見的。可是她有無量大的勢力。無論小孩子被保護得怎樣穩固，她的侍婢都可以把他拿去。

許多人說這篇劇是一幅身體上的畫，這是錯的。其實這篇劇，像羣盲一樣，是根據人類之恐懼的知覺而作的，此種恐懼的知覺就是大多數人之心的安靜的保障——在死亡的黑影的山谷（女王的城堡之黑影是遮蔽着所有房屋的）之窒息的空氣中之保障。在這些地方什麼都

是浸在黑暗裏。……祇有女王的城堡是光的。……我們知道，但是我們不了解……

丁： 你知道些什麼呢，伊姊姊？

伊： 我知道的不多，我的孩子。……我的姊姊和我自從出世之後，一路在此地爬行，而不敢了

解所發生的事情的一些。……我在這島上像盲婦一樣地住了很久，這一切對於我已經似乎很自然了。……我祇見一個鳥兒叫，一片樹葉落，一朵玫瑰花兒開，此外便不見什麼事情了。……這兒極靜寂，就是一個熟透的果子跌下在地上，也令到人要向窗口張一張。……而且沒有人似乎是有一些疑心。……但是有一夜我知道除這些之外必定還有別事。……我想逃走了，但是不能。……（見第一幕）

我們不能避免我們的災難；並且我們必要活着來等候那些不可預料的事情。

此四劇是據 Richard Hovey 的英譯本重譯，書名 The Intruder and Other Plays

(Dodd, Mead and Company)

一九二三，三，二三，湯澄波於廣州嶺南大學



闖入者

戲曲集
闖入者

劇中人物

外祖父 (盲的)

父親

叔父

三女

愛護女 (此是教會中探視病者的婦女——譯者)

女僕

(舊別墅中一間黑暗的房子。右邊一扇房門，左邊一扇房門，另有一扇秘密的小房門在牆角裏。在後邊有著色的玻璃窗，大體是綠色的，並有一扇玻璃門向洋臺開着。牆角上有一件大荷蘭外套。一盞點着的燈。)

三女 來這里呵，祖父。坐在燈下罷。

外祖父 我覺得這里似乎不很亮。

父親 我們出去洋臺，還是留在房裏呢？

叔父 留在這里豈不較好嗎？這星期內天天都下雨，夜間又潮濕又冷呵。

長女 可是還有星出呢。

叔父 噢，是嗎——那是沒關要緊的。

外祖父 我們還是留在這里好。你們不知道你們會遭遇什麼事情的。

父親 我們用不着焦急。她已經脫出危險了……

外祖父 我相信她不很妥哩。

父親 爲什麼你這樣說？

外祖父 我聽聞她的聲音。

父親 但是自從醫生向我們誠實地說過我們不難便會……

叔父 你知道你的外祖父是專好無謂恐嚇我們的。

外祖父 我不是像你們一樣眼見事情的。

叔父 那麼你便應該相信我們有眼可見的人了。今天下午她的樣子已很好了。她現在正休靜地睡着；我們不要無謂地躡躡了佳運賜給我們的第一次好晚景呵……我覺得我們今晚應該休息，並且應該略略歡笑一下，除去一切驚慌。

父親 那是真的；這是自從這個可怖的生產較我覺得在家中的第一次，好像在我自己的家裏一樣。

叔父 疾病一入到家中便好似在家裏多了一個人客一樣。

父親 並且你知道，除了家人之外，沒有一個人，你可以倚靠的。

叔父 你很對。

外祖父 爲什麼我今天不能見我的女兒呢？

叔父 你已很知道爲醫生所禁止了。

外祖父 我不知道怎樣思想。

叔父 你無謂恐嚇自己呵。

外祖父 (用手指着左邊的門) 她不能聽見我們麼？

父親 我們講話不及那麼大聲；並且，房門又很厚，愛護女又伴着她，倘若我們太嘈，她便會警告我們了。

外祖父 (用手指着右邊的門) 她不能聽見我們麼？

父親 不，不。

外祖父 他睡着麼？

父親 我想是的。

外祖父 我們應該去看看。

叔父 我惦掛着這個小東西還甚於你的妻子呵。他出世已經幾星期了，還沒有有一些移動，還沒有喊過一聲；你會說他是一個蠟製的小孩子罷。

外祖父 我相信他會耳聾，並且會啞……那就是和表姊妹結婚的結果……（斥責的靜寂）

父親 我因為他令他的母親受苦的原故差不多怨恨他了。

叔父 你必要有理性才好，這不是那個可憐的小東西的罪過——他是獨自在房中麼？

父親 是；醫生不再准他留在他母親的房內了。

叔父 可是看護婦伴着他麼？

父親 不；她出了去休息片時；這幾天她是值得休息一下的——奧塞拉，走去看看他是否睡着。

長女 是的，父親。

（三姊妹起身攜着手同入右邊的門）

父親 我們的姊妹幾時才來到呢？

叔父 大約十點鐘，我相信。

父親 現在已過了九點了。我願望她今晚真能到來；我的妻子很渴望見她哩。

叔父 她必定來的。這是第一次她來這裡嗎？

父親 她從前永未入過這間屋的。

叔父 她離庵是難的。

父親 她獨自一人來麼？

叔父 我想會有一個尼姑伴着她的。她們不能獨自離庵的。

父親 可是她是庵主哩。

叔父 統統都是一樣規矩的。

外祖父 你們不復掛慮了麼？

叔父 我們爲什麼要掛慮？用不着常常說及那個呵。沒再有可害怕的事情了。

外祖父 你們的姊妹大過你們麼？

叔父 她是我們中最大的。

外祖父 我不知道什麼擾慮着我；我覺得不自在。我願你們的姊妹能夠在這里。

叔父 她會來的；她應承過了。

外祖父 我願這一晚過去了呵！

(三女再入)

父親 他睡着麼？

長女 是，父親；很熟睡哩。

叔父 我們在等候的時間內幹什麼呢？

外祖父 等候什麼？

叔父 等候我們的姊妹。

父親 你不見有什麼來麼，奧塞拉？

長女 (在窗口) 不, 父親。

父親 在蔭道中呢? —— 你望見蔭道嗎?

長女 望見, 父親; 今晚是月夜, 我望見蔭道直至松柏樹林那裏。

外祖父 可是你不看見人麼, 奧塞拉?

長女 沒有人, 祖父。

叔父 天氣怎樣呢?

長女 很好。你聽見夜鶯嗎?

叔父 聽見, 聽見!

長女 蔭道中起了些少風呵。

外祖父 蔭道中有些少風麼, 奧塞拉?

長女 是; 那些樹略些搖動着。

叔父 這真奇了, 我的姊妹還未應該到這裏。

外祖父 我不再聽見夜鶯了。奧塞拉。

長女 我相信有人入到花園中了，祖父。

外祖父 那一個呢？

長女 我不知道；我不見有人。

叔父 因為沒有人在那里。

長女 必定有人在園中，統統的夜鶯都忽然靜止了。

外祖父 可是不聽聞腳步聲。

長女 必定有人經過池塘側邊，因為天鵝也被嚇驚了呵。

別一女 池塘的魚都統統忽地跳起來呵。

父親 你不見有人麼？

長女 沒有人，父親。

父親 但是池塘還是在月色之下……

長女 是的；我可以看見天鵝被人嚇驚了。

叔父 我知道必定是我的姊妹嚇驚了牠們。她必定已經由小門入來了。

父親 我不明白爲什麼狗不吠。

長女 我看見守夜的狗在狗舍的後邊。——天鵝現在過着對面岸去了！……

叔父 牠們怕我的姊妹呢。我去看看罷。（他呼叫）姊妹姊妹是你麼？——沒有人在那里。

長女 我知道必定有人已經入到園內。不久便會知道了。

叔父 但是她會答應我的。

外祖父 夜鶯不是再開始歌唱麼，奧塞拉？

長女 在所有的田野間一隻我也不聽見了。

外祖父 而那裏全沒有聲音。

父親 有的是死的靜寂。

外祖父 必定有客人嚇驚了牠們，因爲倘若是家裏的人，牠們不會靜止的。

長女 有一隻在大垂楊樹上——牠已飛去了！……

叔父 你們整晚都說夜鶯麼？

外祖父 所有的窗都是開着的麼，奧塞拉？

長女 玻璃窗門是開着的，祖父。

外祖父 我覺得冷氣侵入到房裏來呵。

長女 園中有些少風，祖父，薔薇葉正落着呢。

父親 關門罷，奧塞拉。現在很夜了。

長女 是的，父親。——我不能關呢，父親。

別二女 我們不能關得這扇門呵。

外祖父 什麼，小孩子，那扇門爲什麼不能關呢？

叔父 你不要用這麼奇怪的聲音來說那個。我去幫助她們罷。

長女 我們不能夠完全關閉牠哩。

叔父 這是因為潮濕原故。我們大家一齊推罷……必定有些東西在門之間呵。

父親 木匠明天會修理妥當的。

外祖父 木匠明天來麼？

長女 是的，祖父；他來地窖裏作工呢。

外祖父 他會在屋內喧擾呵！……

長女 我會吩咐他靜靜地作工的。

（忽然外邊有磨刀之聲）

外祖父 （驚震）噢！

叔父 奧塞拉，那是什麼？

長女 我不很知道；我想是園丁罷。我不能見得很清楚；他是在屋的陰影裏。

父親 園丁在那里割草哩。

叔父 他夜間割草的麼？

父親 明天不是禮拜日麼？——是的。——我知道屋邊的草已經很長了。

外祖父 我覺得他的鐮刀喧擾得好像——

長女 他正在屋邊割着草哩。

外祖父 你能夠看見他嗎，奧塞拉？

長女 不，祖父；他在黑暗裏。

外祖父 我覺得他的鐮刀喧擾得好像——

長女 那是因爲你有一隻很靈敏的耳朵罷，祖父。

外祖父 我恐怕他會驚醒我的女兒呢。

叔父 我們不容易聽見他罷。

外祖父 我聽見他好像他在屋中割着草一樣。

叔父 她不會聽見的；沒有什麼危險。

父親 我覺得那盞燈今晚燃燒得不很妥。

叔父 要加些油罷。

父親 今早我已經看見加滿油了。自從關了窗後牠便燃燒得不很好了。

叔父 我想是燈窗朦朧罷。

父親 不久便會好些了。

長女 祖父已睡着了。他這三晚都完全沒有睡過。

父親 他一路都很憂悶哩。

叔父 他常常都是過於憂悶的。有時他是服從理性的。

父親 在這個年紀是很不覺得怪的。

叔父 祇有上帝知道我們在這個年紀是怎樣的罷！

父親 他將近八十歲了。

叔父 那麼，他應分變為奇怪的了。

父親 或者我們會比較他更奇怪也未可料。

叔父 一個人不知道他會遭遇什麼事情的。他有時是很怪僻的。

父親 他是像所有的盲人一樣。

叔父 他們反想得太多了。

父親 他們時候太多哩。

叔父 他們又沒有別的工夫做。

父親 而且他們又沒有什麼娛樂。

叔父 那必定是可怖的。

父親 他們似乎慣於這樣了。

叔父 我不能想像那個。

父親 他們真是可憐。

叔父 不知道一個人在那裏，不知一個人由那裏來，不知道一個人向那裏去，不復能辨別日午

與夜午，夏天與冬天……常常都是那種黑暗，那種黑暗……我寧願不生存罷……這是絕對

不可醫治的麼？

父親 似乎是這樣。

叔父 但是他不是完全盲罷？

父親 他可以分辨強烈的光線。

叔父 我們小心保護我們弱小的眼呵。

父親 他常常有種種奇怪思想。

叔父 有時他是不快樂的。

父親 他絕對地肯定他所想的東西。

叔父 但是以前他不是這樣的麼？

父親 不；以前他是像我們一樣有理性的；他永沒有說過奇怪的東西。這是真的，奧塞拉鼓舞得

他有些太甚了；她盡地答覆他一切的問題——

叔父 還是不答較好。這對於他是一種錯誤的慈愛。

(鐘十打)

外祖父 (醒)我是向着玻璃門的麼?

長女 你好好地睡了一覺了,祖父。

外祖父 我是向着玻璃門的麼?

長女 是的,祖父。

外祖父 沒有人在玻璃門那里麼?

長女 沒有,祖父;我不見有人。

外祖父 我以為有人在那里等候着。沒有人入來麼,奧塞拉?

長女 沒有,祖父。

外祖父 (對父親及叔父)你們的姊妹還未來麼?

叔父 太夜了;她現在是不會來的。她這個不很好了。

父親 我起首憂慮及她了。

(一個聲音好像有人入屋一樣)

叔父 她在這里了！你聽聞麼？

父親 是的；有人已入了地室裏了。

叔父 這必定是我們的姊妹。我認得她的脚步。

外祖父 我聽聞慢慢行的脚步。

父親 她輕輕地行人來哩。

叔父 她知道這里有疾病哩……

外祖父 我現在不再聽見什麼了。

叔父 她馬上便會上來了；他們會告訴她我們在這裏的。

父親 我很喜歡她已經到來。

叔父 我已證實她今晚必會來的了。

外祖父 她上來得太慢呵。

叔父 但是，這必定是她的。

父親 我們不期望其他任一個。

外祖父 我不聽聞地室裏有什麼聲音。

父親 我叫聲女僕罷。我們必要知道什麼是我們所期望的呵。

(他拉動搖鈴繩)

外祖父 我已經聽見階級上有聲音了。

父親 這是女僕上來罷。

外祖父 我覺得她不是獨自一人的。

父親 這是因為女僕嘈得這麼厲害罷……

外祖父 我覺得她不是獨自一人的。

父親 她漸漸胖得很可怖，我相信她是患腫症哩。

叔父 現在是你駕馭她的時候，她會被操持於你的手中了。

外祖父 我聽你們姊妹的脚步音呵！

父親 我不聽見別人祇是女僕罷。

外祖父 這是你們的姊妹！這是你們的姊妹！

（在祕密門上有敲門聲）

叔父 她敲着私人來往階級上的門哩。

父親 我自己去開門罷，因為那扇小門嘈得太厲害；這是我們想靜靜地上來不使人知道那時才用的。（他略開小門，女僕站在門外）你在那里？

女僕 這里，先生。

外祖父 你們的姊妹在門邊哩。

叔父 我不見別人，祇是女僕罷。

父親 沒有別人在那里，祇是女僕罷。（對女僕）那一個人入來屋裏？

女僕 入來屋裏，先生？

父親 是；有人現在正入了來。

女僕 沒有人來呵，先生。

外祖父 那一個這麼歎氣呢？

叔父 這是女僕；她正喘息着哩。

外祖父 她哭泣着麼？

叔父 什麼，不是爲什麼她要哭泣？

父親 (對女僕) 沒有人現在正入了來麼？

女僕 沒有，先生。

父親 但是我們聽聞開門聲！

女僕 這是我關門哩，先生。

父親 門是開着的麼？

女僕 是的，先生。

父親 爲什麼牠關着，在這個時候？

女僕 我不知道，先生。我已經關着牠的了。

父親 但是開牠的是那一個呢？

女僕 我不知道，先生。必定是關門後有人出去，先生。

父親 你要小心才好。——不可推那扇門；你知道牠嘈得怎樣厲害了！

女僕 但是我沒有觸近到門上呵，先生。

父親 但是你現在觸近着哩。你推着牠好像想入來房裏一樣。

女僕 但是我離門還有三級遠呵，先生。

父親 不要說得這麼大聲。

外祖父 你們吹息了燈麼？

長女 不是，祖父。

外祖父 我覺得忽然一切都黑暗了。

父親 (對女僕)你現在可以下去了;但是不要在階級上這麼嘈。

女僕 我沒有在階級上嘈過呵,先生。

父親 我告訴你;你已嘈過了。輕輕地下去罷;你會驚醒你的主婦呵。

女僕 嘈過的不是我呵,先生。

父親 並且倘若有人現在來,告訴他說我們不在家裏。

叔父 是的;告訴他說我們不在家裏。

外祖父 (震動)你們不要那麼說!

父親 ……除非是向着我的姊妹及醫生。

叔父 醫生那個時候才來呢?

父親 他不能在夜中以前來了。

(他關門鐘聲十一打)

外祖父 她已經入來了?

父親 那一個，請問？

外祖父 女僕哩。

父親 什麼，不是；她已落地下去了。

外祖父 我以為她還在桌邊坐着哩。

叔父 女僕？

外祖父 是。

叔父 噯，正是少了她一人哩。

外祖父 沒有人入房內來麼？

父親 什麼，沒有；沒有人入了來。

外祖父 你們的姊妹也不在這裏麼？

叔父 我們的姊妹還未來。你的思想蕩遊到那裏去了呢？

外祖父 你們想欺騙我。

叔父 欺騙你？

外祖父 奧塞拉，爲上帝的愛，告訴我真實事情！（此處所說真實事情即真理 truth 有相關意，

下同——譯者）

長女 祖父！祖父！你有什麼事情？

外祖父 有些事情已發現了！……我可以斷定我的女必定較慘！……

叔父 你發夢麼？

外祖父 你們不想告訴我！……我明明白白看見有些事情了！……

叔父 那就你的視覺勝過我們的了。

外祖父 奧塞拉，告訴我真實事情。

長女 但是我們正是以真實事情告訴着給你聽哩，祖父！

外祖父 你不是用自然的聲音來說話的呵。

父親 這是因爲你嚇驚了她。

外祖父 你的聲音改變了，——你的，也是！

父親 但是你漸漸瘋癲了！

(他和叔父彼此以暗號表示祖父已失其理性)

外祖父 我清清楚楚地聽你們是驚恐。

父親 但是我驚恐什麼呢？

外祖父 爲什麼你們要欺騙我？

叔父 那一個想欺騙你？

外祖父 爲什麼你們吹息了燈？

叔父 但是燈還沒有吹息呵；牠還是以前一樣光亮。

長女 我覺得那盞燈漸漸暗下去。

父親 我看見東西好像平常一樣。

外祖父 我有磨石掛在眼上呵！小孩子，告訴我這裏有什麼事情發生！告訴我，爲上帝之愛，你們

能見的人！我在這裏，祇是獨自一人，在無限的黑暗中！我不知道那一個坐在我傍邊！我不知道離我兩步之外那裏有什麼事情發生……爲什麼現在你們細聲講話呢？

父親 沒有人用細聲講話呵。

外祖父 你在門邊用細聲講話哩。

父親 你聽聞一切我所說的了。

外祖父 你帶一個人入到房來。

父親 但是我告訴你沒有人入來！

外祖父 這是你們的姊妹還是一個祭司呢？——你不要設法欺騙我。——奧塞拉，那一個入來呢？

長女 沒有人，祖父。

外祖父 你不要設法欺騙我；我知道我所知道的！——我們有幾多個在這裏呢？

長女 我們總共六個人圍着桌子，祖父。

外祖父 你們統統都圍着桌子麼？

長女 是的，祖父。

外祖父 你在那裏麼，保羅？

父親 是。

外祖父 你在那裏麼，奧麗弗？

叔父 什麼，是什麼，是我在這裏，在原本的位置。這不是嚴肅的罷，是嗎？

外祖父 你在那裏麼，鎮尼弗伊夫？

一女 是，祖父。

外祖父 你在那裏麼，居爾透露？

別一女 是，祖父。

祖父 你在那裏麼，奧塞拉？

長女 是，祖父，在你側邊。

外祖父 那個坐在那裏的是誰呢？

長女 你指那裏呢，祖父——沒有別人了。

外祖父 那裏，那裏——在我們的中間！

長女 但是那裏沒有人呵，祖父。

父親 我們告訴你那裏沒有人！

外祖父 但是你們不見，你們任一個都不見！

叔父 噢，現在來呵；你說着笑話呢。

外祖父 我沒有意思取笑，我可以實在告訴你們。

叔父 那麼，相信那些有眼可見的人罷。

外祖父 （不決定地）我以為有一個人……我相信我不能久存於斯世了……

叔父 爲什麼我們要做欺騙你的工夫呢？那有什麼好處？

父親 我們應該把真實事情清楚的告訴你。

叔父 互相欺騙有什麼好處？

父親 倘若不查明這個你不能長此生存的。

外祖父 我願意我是在家庭中罷！〔在家庭中〕是不客氣之意——譯者〕

父親 但是你在這裏已經是在家庭中了！

叔父 我們不是在家中嗎？

父親 你是在不相識的人客中麼？

叔父 今晚你真奇怪了。

外祖父 我覺得奇怪的是你們罷！

父親 你想要什麼嗎？

外祖父 我不知道什麼事情令我煩惱。

叔父 你要什麼東西嗎？

長女 祖父！祖父！你要什麼東西呢，祖父？

外祖父 遞你們小小的手給我呵，我的小孩子。

三女 是的，祖父。

外祖父 爲什麼你們三個統統都顫抖着呢，我的小孩子？

長女 我們完全沒有顫抖呵，祖父。

外祖父 我相信你們三個都是面色灰白的哩。

長女 現在夜深時候，祖父。我們也困倦了。

父親 你們要去睡覺了，祖父也是略略休息一下較好。

外祖父 今晚我不能睡覺了！

叔父 我們等候醫生罷。

外祖父 爲我預備真實事情（真理）呵！

叔父 但是沒有真實事情了！

外祖父 那麼我便不知道有什麼了！

叔父 我告訴你完全沒有什麼呵！

外祖父 我願意見見我的可憐的女兒哩！

父親 但是你很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她必不能無謂地驚醒的。

叔父 你明天可以見她呵。

外祖父 我們不聽見有聲音在她的房中了。

叔父 我會不很自在倘若我聽聞什麼聲音。

外祖父 我不見我的女兒已很久了……我昨晚執着她的手，可是我不能見她……我不復能

知道她會變成怎樣了……我不復能知道她現在是怎樣了……我不復熟識她的面貌了……

……在這幾個星期內她必定改變了……我的手觸覺出她頰間的小骨了……在她和我之間，

在你們大家之間完全沒有什麼，祇是黑暗罷……這不是人生——這不是活着呵……你們

坐在那裏，放開眼睛望着我一雙枯眼却沒有一個有憐憫之情的……我不知道什麼令我煩

惱……沒有一個告訴我應該告訴的話……而所有一切當你們幻想及牠之時都是驚怖的！

……但是爲什麼你們不說出來呢？

叔父 你想我們說什麼呢，你既然不相信我們了？

外祖父 你們恐怕辜負你們自己罷！

父親 你現在要有理性呵。

外祖父 這裏有些事情於我面前隱祕着已很久了……在屋內有些事情已經發生了……可

是我起首明白了……我被欺騙已太久了——你們那就以爲我永不會找出什麼了嗎？——

有些時候我還夠不上你們那麼盲呢，你知道……我不聽見你們舊日私語好像你們在一間

有人縊死了自己的屋裏一樣麼？——我不敢說出我今晚所知道的是什麼……但是我會知

道真實事情的！我會等候你們把真實事情告訴我，但是我已知道這個很久了，雖然你們這樣！

——現在呢，我覺得你們個個都好像死人一樣灰白呵！

三女 祖父！祖父！什麼事情呢，祖父？

外祖父 我不是說你們小孩子；不，我不是說你們……我很知道你們會把真實事情告訴我，倘

若他們不是在你們側邊……而且我確信他們連你們也欺騙了……你們將會知道了，你們將會知道了！……我不是聽聞你們三個都哭泣着麼？

叔父 我呢，我不留在這裏了。

父親 我的妻子可真是這樣慘嗎？

外祖父 你們不要再欺騙我了；現在太遲了，而我知道真實事情較你們更的確呵！……

叔父 但是我們夠竟不是盲的呵，是嗎？

父親 你想入去你女兒的房裏麼？這裏的錯誤及誤會是應該結束的——你想入去麼？……

外祖父 不，不是現在……還未合時……

叔父 你明白了，你現在是沒有理性。

外祖父 一個人永不會盡地知道一個人一生所不能說出的事情……這是誰人發那種聲音呢？

長女 這是燈光的振動罷，祖父。

外祖父 我覺得牠很不固定——很不固定。

長女 這是冷風振動牠罷……這是冷風振動牠罷……

叔父 沒有冷風，窗門統統是關閉着的。

長女 我想牠漸漸息滅了。

父親 燈油必定是點盡了。

長女 已完全點盡了。

父親 我們不能這樣留在黑暗之中呵。

叔父 爲什麼不能呢？我已經慣於這樣了。

父親 在我妻子的房裏有一盞燈呵。

父親 我們等一下醫生來到時便可以拿牠出來了。

叔父 這是真的，我們夠光可以看見東西；有光由外邊射入來哩。

外祖父 外邊是亮的麼？

父親 比這裏亮一些。

叔父 我個人呢，在黑暗中也可以立刻依舊談話的。

父親 我也是一樣。（靜）

外祖父 我覺得那個鐘這麼喧擾呵……

長女 這是因為我們現在不是說着話罷，祖父。

外祖父 但是爲什麼你們統統都靜寂呢？

叔父 你想我們說什麼？——你今晚不是在忠實狀態了。

外祖父 房中是否很黑暗呢？

叔父 不是很亮。（靜）

外祖父 我覺得不很妥，奧塞拉，略略打開窗門呵。

父親 是的，女兒；略略打開窗門呵；我自己起首覺得需要空氣了。

（長女開窗）

叔父 我確信我們關着窗門太久了。

祖父 窗門是開着了嗎，奧塞拉？

長女 是的，祖父；牠完全打開的。

外祖父 沒有人會說牠是開了的；外邊一點聲音也沒有。

長女 沒有，祖父；一點聲音也沒有。

父親 這種寂寞真奇怪！

長女 天使的脚步也可以聽見。

叔父 那就是我不中意鄉間的原故了。

外祖父 我願意我能夠聽見一些聲音。現在是什麼時候呢，奧塞拉？

長女 差不多夜中了，祖父。

（叔父起首在房內踱來踱去）

外祖父 那一個這樣四圍行走呢？

叔父 是我！是我！不要驚慌！我覺得要行走一下。（靜）——但是我現在再坐下了，——我不

看見我行到那裏去。（靜）

外祖父 我願意我在別一處地方罷！

長女 你想去那裏呢，祖父？

外祖父 我不知道那裏，——入去別一間房內罷——那裏都不要緊！那裏都不要緊！……

父親 我們應該到那裏去呢？

叔父 現在到那裏去都是太夜了。

（靜；他們靜坐不動，圍繞着桌子）

外祖父 我所聽見的是什麼聲音呢，奧塞拉？

長女 沒有什麼，祖父；這是樹葉落着罷。是的，是樹葉落在洋臺上。

外祖父 去把窗門關閉呵，奧塞拉。

長女 是的，祖父。

(她把窗門關閉，回來又復坐下。)

外祖父 我覺得冷呵。(靜。三女互相接吻。)我現在所聽見的是什麼呢？

父親 這是三個女兒互相接吻哩。

叔父 我覺得她們今晚面色很灰白呵。(靜)

外祖父 我現所聽見的是什麼呢，奧塞拉？

長女 沒有什麼，祖父；這是我兩手緊握之聲罷。(靜)

外祖父 我所聽見的是什麼呢？我所聽見的是什麼呢，奧塞拉？

長女 我不知道，祖父；或者是我的姊妹們罷——她們略些顫抖哩。

外祖父 我也害怕呵，小孩子。

(一線月光由色玻璃窗之一角射入，在房中各處散佈奇怪的光線。夜午鐘聲，在最後一

打之時似乎微聞有人忙急地起身之聲。)

外祖父 (特別驚奇地振動着)那一個站起來呢？

叔父 沒有人站起來！

父親 我沒有站起呵。

三女 我也沒有……我也沒有……我也沒有！

外祖父 有人在桌子那邊站起來哩！

叔父 點燈呵！

（在右邊嬰兒的房內忽然發出驚恐的哭聲；哭聲繼續，恐怖漸漸增加，直至完幕）

父親 聽呵！小孩子呢！

叔父 他以前總沒有哭過的！

父親 我們且去看看！

叔父 燈呵！燈呵！

（這個時候左邊房中發出急速粗重腳步聲——於是繼之以一種死的靜寂——他們失驚，啞然聽着，直至房門慢慢地開了，光線由房內射出到他們所站立等候着之處。愛護女

出現在門闕上，身穿黑色常服，一邊鞠着躬一邊作十字記號以宣告婦人之死。他們明白了，略些猶豫驚恐後便靜靜地進到死者之寢室中，叔父很有禮地在門檻上把身閃避令三女經過。祇有盲人獨自留下，他站起很激動地在桌子四周暗中摸索。

外祖父 你們到那裏去？——你們到那裏去？——小孩子！——他們留下我獨自一人呵！

(幕)

盲 羣

梅脫靈戲曲集 羣盲

劇中人物

祭司

三個生而盲的人

一個很老的盲人

第五個盲人（並且是聾的）

第六個盲人（可以分辨光暗的）

三個禱告着的老盲婦

一個很老的盲婦

一個年少的盲女子

一個瘋癲的盲婦

一個嬰兒（瘋婦的兒子）

一隻狗

(一個古老的那蘭樹林，一望無窮，在深沉羣星的天景之下。

在深夜之中，一個很老的祭司坐着衆人當中，捲着一件黑色的外套。胸部及頭部略略向上，一息不動，靠着一株大而空的橡樹的樹幹。面色慘淡而帶有靜的蜡色般的青黑，紫色的口唇上下略些離開。啞然合着的一雙眼不復由無窮之可見的一邊望出外邊去了，並且好像是流出不可記憶的憂悶及眼淚。頭髮呈現莊嚴的淡白色，粗而少，像絃扣一樣落在臉上，臉子比之四周圍在那憂鬱的樹林之守望着的靜寂中一切東西都光耀過而且疲乏過。雙手瘦削得怪可憐，緊緊地扣着兩腿。

在右邊，六個老人，統統都是盲的，坐着在大石樹頭和死葉之上。

在左邊六個婦女也是盲的，坐着老人對面，突起的樹根和大石的碎塊間離着她們。其中有三人不住的細聲禱告和哀哭。另有一個極老的，第五個，在啞然無聲的瘋癲狀態裏，靜悄悄地抱着一個小嬰兒在她的膝頭上。第六個是特別年少的，全身爲她的美麗頭髮所溼遍。她們像老人一樣統統都穿着寬大的昏黑衣服。她們大多數都是等候着，手肘靠在膝頭上，臉

子藏在手掌裏，統統都似乎失掉了無效果的舉動之習慣，不復舉首向着島中之窒息的和
不快的喧嘩處望去了。高大的殯禮樹，——扁柏，垂揚，松樹——用忠實的陰影遮蔽着她們。
一球很瘦削的日光蘭正在夜間開着花，離祭司不遠。天氣非常抑隘，雖然月光在各處極力
掙扎着去打破樹葉的昏暗一息之久。

第一個盲人（生而盲的） 他還未回來麼？

第二個盲人（亦生而盲的） 你驚醒我了。

第一個盲人 我也是睡着的。

第三個盲人（亦生而盲的） 我也是睡着的。

第一個盲人 他還未回來麼？

第二個盲人 我不聽見有人來。

第三個盲人 現在是回去庇護所的時候了。

第一個盲人 我們應該找出我們在哪麼地方。

第二個盲人 自從他去後便漸漸寒冷起來了。

第一個盲人 我們應該找出我們在哪麼地方！

很老的盲人 有人知道我們在那裏麼？

很老的盲婦 我們已經行了很久時候了；我們必定離庇護所很遠路程了。

第一個盲人 呵！那些婦人是對着我們的麼；

很老的盲婦 我們坐着在你們對面。

第一個盲人 等一下，我過來你們處呵。（他起身，在暗中摸索）——你們在那裏？——出聲呵！

我聽聞你們在那裏呵！

很老的盲婦 在這里；我們坐在石上。

第一個盲人 （前進，跌落在倒下的樹和大石上。）有些東西間離着我們的。

第二個盲人 我們還是留在原本的位置較好。

第三個盲人 你們坐在那里呢——你們過來我們這里罷？

很老的盲婦 我們不敢起身呵！

第三個盲人 爲什麼他離了我們呢？

第一個盲人 我聽聞婦女那邊有人禱告着。

第二個盲人 是的；那三個老婦人禱告着呢。

第一個盲人 這不是禱告的時候呵！

第二個盲人 我們遲些可以隨便禱告，在宿舍裏！

（三老婦繼續着她們的禱告）

第三個盲人 我想知道坐在我身邊是那一個。

第二個盲人 我以爲我是近着你身邊的了。（他們互相摸索）

第三個盲人 我們不能互相接觸的。

第一個盲人 雖然，我們不是遠隔的。（他四圍摸索並且用他的杖敲打第五個盲人，第五個盲

人發出細聲的怨恨。) 那個不能聽見東西的在我們側邊呢。

第二個盲人 我不盡地聽見各人；我們現在有六個人呵。

第一個盲人 我來點點人數罷。我們也要問問婦女們；我們必要知道所依靠的是什麼。我聽見

三個婦人常常禱告着；他們是同在一處的麼？

很老的盲婦 她們坐着在我側邊，在大石上。

第一個盲人 我是坐着在死葉上。

第三個盲人 那個美麗的盲女子呢，她在那里？

很老的盲婦 她是近着那班禱告的。

第二個盲人 瘋癲的婦人在那里，她的小孩子呢？

年少的盲女子 他睡着；不要驚醒他！

第一個盲人 呵！你隔我們怎樣遠呵！我還以為你在我對面呢！

第三個盲人 我們知道——差不多，所有我們所應該知道的了。我們且略略嬉笑一些罷，在這

個等候着祭司回來的時候。

很老的盲婦 他叫我們靜靜地等候他呢。

第三個盲人 我們不是在禮拜堂裏呵。

很老的盲婦 我們不知道我們在那里。

第三個盲人 我很恐慌，當我不是說話之時。

第二個盲人 你可知道祭司往那里去麼？

第三個盲人 我以為他離了我們太久了。

第一個盲人 他漸漸太老了。他自己也似乎是有時不能看見東西的。他不承認這樣，因為恐怕

別人會來在我們中取去他的地置；但是我思疑他已不復能看見東西了。我們必要有別一個引導者；他已不復理會我們，而我們人數又漸漸太多。屋中能見的祇有他和三個尼姑；而他們統統都比我們老！——我實在知道他必是帶錯了我們的路，現在又去找尋路徑呢。他往那里去呢？——他不應該放棄我們在這里呵……

很老的盲婦 他已走了很長的路程了；我以為他已經對婦女們這樣說過。

第一個盲人 他除了婦女外便不復說話了麼？——我們不復存在了麼？——我們到底必要控告他的。

很老的盲人 你向那個控告他呢？

第一個盲人 我還不知道；我們將會知道的，我們將會知道的。——但是他往那里去了呢？——我現在問婦女們呵。

很老的盲婦 他走了這麼長的路程很疲倦了。我想他已經在我們之中坐下片時罷。他這幾天很憂悶很軟弱。自從醫生死了之後他便害怕起來了。他祇是獨自一人。他不再有什麼話說了。我不知道有什麼事情發生。他主張今日到外邊去。他說他願意在冬天末到以前最後一次見這個海島在日光照耀之中。冬天似乎會很長很冷，冰雪已從北方來到了。他原本也很不自在；他們說這幾天的風雨已經澎漲了江河，震動了堤岸。他也說海水嚇驚了他；這似乎無原故的。他原本想看看的；但是他沒有把他所見的告訴我們。——現



在呢，我以為他去找些少麵包和水給那瘋癲的婦人罷。他說他或者要走一個很長的路程。我們必要等候呵。

年少的盲女子 當他離別之時他執着我的雙手，而他的雙手震動得好像是有些害怕。於是他便吻我……

第一個盲人 噢！噢！

年少的盲女子 我問他有什麼事情發生。他告訴我他不知道什麼事情會發生。他告訴我老人們的統治或者會從此結束了……

第一個盲人 他說這個有什麼意思呢？

年少的盲女子 我不明白他。他說他是過去那座大燈塔之處。

第一個盲人 這里有一座大燈塔麼？

年少的盲女子 是的，在海島之北邊。我相信我們離那里不很遠罷。他說他雖然在這里亦可以由樹葉間看見燈塔之光。他似乎永沒有覺得比較今日還憂悶過的日子，並且我相信他已經

哭了數日了。我不知道什麼原故，可是我雖不見他亦隨他而哭呢。我不聽聞他去。我沒有再繼續問他。我知道他莊重地微笑着；我知道他合着雙眼並且想默靜不言……

第一個盲人 他完全沒有對我們說過那個！

年少的盲女子 當他說話之時你們不留心罷！

很老的盲婦 當他說話時你們統統都喃喃不絕呢！

第二個盲人 他去之時祇對我們說聲『晚安』罷。

第三個盲人 這必定是很夜了。

第一個盲人 他去之時說了『晚安』兩三次好像他去睡覺一樣。他說『晚安』之時我知道他是望着我的。——當你注目望着一個人之時說話的聲音是不同的。

第五個盲人 可憐盲人呵！

第一個盲人 那是誰人說不通的話？

第二個盲人 我想是那個聾的罷。

第一個盲人 靜呵！——現在不是哀乞的時候呢！

第三個盲人 他去那里找麵包和水呢！

很老的盲婦 他望着海洋去的。

第三個盲人 沒有人像他那麼老大而望着海去的！

第二個盲人 我們是近着海洋的麼？

很老的盲婦 是的；靜一刻罷；你們會聽見牠的。

（海洋撞着岩石的微聲，相距不遠而很休靜）

第二個盲人 我祇聽見三個婦人禱告着。

很老的盲婦 小心聽呵；你們會聽見牠隔着她們的禱告聲的。

第二個盲人 是的；我聽見些東西離我們不遠。

很老的盲人 牠是睡着的；人會說牠已經醒了。

第一個盲人 他帶我們來這里是錯的；我不愿意聽見那種聲音。

很老的盲人 你們很知道這個海島不是很大。一個走去到庇護所界綫外邊之時那種聲音是可以聽見的。

第二個盲人 我永沒有留意及牠呵。

第三個盲人 牠今天似乎很貼近我們了；我不愿意聽見牠這麼近。

第二個盲人 我也不愿意；並且我們沒有要求走出庇護所之外呢。

第三個盲人 我們永沒有出過這麼遠的；帶我們來到這麼遠是沒用的。

很老的盲婦 今天早上天氣很好；他想我們在未關閉於庇護所內以過整個冬天之前享受這些日光照耀的最後日子呢。

第一個盲人 但是我寧愿留在庇護所內呵。

很老的盲婦 他也說我們應該略略知道我們所住在的小島。他自己也沒有周圍行過；這裏有人未走過的山嶺，人不敢到的山谷，人未深入的山岩。最後他說我們不應該時常在宿舍拱形屋蓋之下等候日光；他想帶我們遠到海洋的岸邊呢。他自己已到過那里了。

很老的盲人 他是對的。我們必要想及生活呵。

第一個盲人 但是外邊沒有東西可以看見的！

第二個盲人 我們現在是在日光中麼？

第三個盲人 日光還曬着麼？

第六個盲人 我以為不是：現在似乎很夜了。

第二個盲人 現在是什麼時候呢？

其餘的 我不知道。——沒有人知道。

第二個盲人 現在還有光嗎？（對第六個盲人說）——你在那里呢？——怎樣呢，你可以看見些

少的，怎樣呢？

第六個盲人 我以為現在是很黑暗了；有日光之時，我看見一條藍色光線在眼簾下的。很久時

候之前我會見了一條；但是現在呢，我不復見有什麼了。

第一個盲人 我個人呢，當我肚餓之時我就知道是夜了；而我現在正是肚餓呢。

第三個盲人 望上天上呵；或者你會見些少在那里呢！

（統統都舉高頭望着天，除外那三個生而盲的，他們仍然繼續望着地下。）

第六個盲人 我不知道我們是否在天之下。

第一個盲人 聲音的回響好像我們在一個大洞裏邊一樣。

很老的盲人 我想是因爲現在是晚上，所以這麼回響罷。

年少的盲女子 我似乎覺得有月光在我的手上。

很老的盲婦 我想是有星宿；我聽見牠們呵。

年少的盲女子 我也聽見牠們。

第一個盲人 我不聽見什麼聲音。

第二個盲人 我祇聽聞我們鼻息的聲音。

很老的盲人 我相信婦人是對的。

第一個盲人 我永沒有聽聞過星宿的聲音。

其餘兩個生而盲的 我們也沒有。

(夜鳥們忽由簇葉間飛起)

第二個盲人 聽呵！聽呵！——在我們之上的是什麼呢？——你們聽聞嗎？

很老的盲人 有些東西在我們和天之間經過呢！

第六個盲人 有些東西在我們頭頂之上擾動着呢；但是我們不能夠觸摸到那里呵！

第一個盲人 我不認識得那種聲音——我願意回到庇護所去罷。

第二個盲人 我們應該知道我們在那里呵！

第六個盲人 我已經設法起身；可是圍着我的祇是荆棘之類，除外便沒有什麼了；我不敢伸出

我的手呵。

第三個盲人 我們應該知道我們在那里呵！

很老的盲人 我們不能知道！

第六個盲人 我們必定離屋很遠了。我什麼聲音都不復能明白了。

第三個盲人 我已聞着死葉的氣味很久——

第六個盲人 有沒有人舊時會到過這海島而可以告訴我們現在在那里呢！

很老的盲人 我們來這里之時個個都是盲的。

第一個盲人 我們永沒有見過東西。

第二個盲人 我們不要無謂地嚇驚自己罷。他一息間便會回來了；我們再等一等罷。但是將來呢，我們便不好再和他出來了。

很老的盲人 我們不能獨自出外的呵。

第一個盲人 我們完全不出外罷。我們還是不出外好。

第二個盲人 我們沒有出外的想念。沒有人要求他出來的。

很老的盲婦 這是島中的宴會日子呢；我們常常在大放假日子出外的。

第三個盲人 那時我還睡着他輕輕地拍拍我的臂膀說：『起身呵，起身呵，現在合時了，日光正曬着呢！』——是嗎？我沒有覺得牠。我永沒有見過日光。

很老的盲人 我已經見過日光呵，當我很年少的時候。

很老的盲婦 我也見過；很久時候之前；當我是一個小孩子的時候；但是我不復再記得牠了。

第三個盲人 爲什麼每有日光之時他便要我們出外呢？那一個可以分辨呢？我永不知道我是

在正午或夜中行走的。

第六個盲人 我寧愿在正午時候出外；我那時微微地猜度出一道大白光，我的雙眼也就盡力

放開。

第三個盲人 我寧愿留在會食廳近着海煤的火罷；今早有很大的火呢……

第二個盲人 他可以帶我們到天井中有日光之處呵。那裏有圍牆圍着；關着門之時你們不能

夠出外的，——我常常都關着牠。——爲什麼你觸着我左邊的手肘呢？

第一個盲人 我沒有觸着你。我不能夠摸索到你處呵。

第二個盲人 我告訴你知有人觸摸過我的手肘！

第一個盲人 這不是我們任一個罷。

第二個盲人 我願意離開這里呵。

很老的盲婦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告訴我們知道我們在那里呵！

第一個盲人 我們等候永久呵。

（一個鐘距離很遠正慢慢地敲着十二打）

很老的盲婦 呵，我們離庇護所何等之遠呵！

很老的盲人 現在正是夜中呢。

第二個盲人 現在是正午罷。——有人知道沒有呢？——說呵！

第六個盲人 我們不知道，可是我以為我們是在黑暗之中。

第一個盲人 我不復知道我們在那里了；我們睡了太久——

第二個盲人 我肚子飢餓了。

其餘的 我們又飢餓又口渴。

第二個盲人 我們已在這里很久了麼？

很老的盲婦 我覺得似乎在這里幾百年了！

第六個盲人 我起首明白我們在那里了……

第三個盲人 我們應該向着夜午鐘聲那里走去……

（忽然夜鳥在黑暗裏歡喜地呼叫。）

第一個盲人 你聽見嗎？——你聽見嗎？

第二個盲人 我們不是獨自在這里呵！

第三個盲人 我有所思疑很久了：我們被人家竊聽了。——他回來了沒有呢？

第一個盲人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是在我們頭上的。

第二個盲人 其餘的人不聽見什麼嗎？——你們常常是默靜的！

很老的盲人 我仍然聽着呢。

年少的盲女子 我聽聞我們四周有羽翼之聲！

很老的盲婦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告訴我們知道我們在那里！

第六個盲人 我起首明白我們在那里了……庇護所是在大河之對面岸呵；我們已經過那條舊橋了。他引帶我們行到海島之北邊了。我們離河不遠罷，或者我們會聽見牠倘若我們靜聽一下……我們必要去到水邊之盡處，倘若他不回來……那里，日日夜夜都有大船經過，水手會看見我們在岸邊的。我們現在會是在圍着燈塔的樹林裏也未可料的；可是我不知道路徑的去處……有人跟隨我去麼？

第一個盲人 我們且仍舊坐下罷——我們且等一等，我們且等一等。我們不知道大河是在那一方方向的，而且庇護所四圍又有許多池沼呢。我們且等一等，我們且等一等……他會回來的……他必定回來的！

第六個盲人 有人知道我們由那條路來這裏的麼？他走着之時已經解釋給我們知道的。

第一個盲人 我沒有留心他說。

第六個盲人 有人留心他所說的沒有呢？

第三個盲人 將來我們必要留心他所說的才好了。

第六個盲人 我們有人生在這個島中的沒有呢？

很老的盲人 你都知道我們是由別處來的了。

很老的盲婦 我們是由對面岸來的。

第一個盲人 我原本以爲我應該在途中死了的。

第二個盲人 我也是這樣；我們是一齊來的。

第三個盲人 我們三人是由同一處來的。

第一個盲人 他們說你可以由這里看見那一處，在清明的日子，——向着北邊望去。那處是沒有高峯的。

第三個盲人 我們是偶然來的罷。

很老的盲婦 我是由別一方向來的……

第二個盲人 由那里呢？

很老的盲婦 我不敢再想及牠了……我不復能記憶了，當我說及牠之時……已經過太長的

時間了……那里比較這里寒冷……

年少的盲女子 我是由很遠來的……

第一個盲人 那麼，由那里呢？

年少的盲女子 我不能告訴你。你教我怎樣解釋呢！——離這里太遠了；牠是在海洋外的。我由

一個大國而來……我祇可以用符號令你明白；可是我們不復能見了……我游行得太遠了。

……但是我已見過日光和海水和火，嶺，人面，和奇怪的花……這個海島中統統都沒有的；這

里太昏暗太寒冷呵……我永不復認識牠們的香氣了，自從最後一次看見牠們之後……我

又已經見過我的父母和我的姊妹們……而那時我又年紀太小不能知道我在哪里……我

仍然在海邊遊戲……但是，噢，我把所見過的怎樣記着呵……有一天我看見雪在山頂……

我起首分辨不幸的……

第一個盲人 你意思是指什麼呢？

年少的盲女子 我仍然有時可以由牠們的聲音分辨牠們……我有當我不想及牠們之時還

更清楚的記憶……

第一個盲人 我沒有記憶了。

(一羣遷居的大雀在樹上喧噪地飛過)

很老的盲人 有些東西又飛過天空了!

第二個盲人 你爲什麼來這里呢?

很老的盲人 你向那一個問呢?

第二個盲人 向我們的小姊妹。

年少的盲女子 人對我說他可以醫好我。他告訴我我可以有看得見的日子;那時我便可以出

海島了……

第一個盲人 我們個個都想出海島呵!

第二個盲人 我們會長長留在這里罷。

第三個盲人 他太老大了;他沒有時候醫治我們了。

年少的盲女子 我的眼簾是閉着的，可是我覺得我的眼睛還是活着……

第一個盲人 我的是開着的。

第二個盲人 我是開着眼睡覺的。

第三個盲人 我們不要說及我們的眼罷！

第二個盲人 你來了不很久罷，是嗎？

很老的盲人 有一晚我正在禱告着的時候，我聽見婦女們那邊有些我不認得的聲音；可是我

由你的聲音已經知道了你是很年少的……我願意見見你，聽聽你的聲音呢……

第一個盲人 我不覺得有什麼。

第二個盲人 他沒有向我們佈告什麼。

第六個盲人 他們說你很美麗好像一個從遠方來的女子一樣。

年少的盲女子 我永沒有見過我自己。

很老的盲人 我們沒有彼此見過。我們相問答；我們同住在一處，時常同在一處，可是我們不知

道我們是什麼……我們沒有法子用雙手彼此接觸；眼睛所習識的較多於雙手……

第六個盲人 我有時看見你們的黑影當你們在日光中。

很老的盲人 我們沒有見過我們所住在的屋；我們沒有法子觸摸得到四邊的牆壁和窗門；我

們不知道我們住在那里……

很老的盲婦 他們說這是一所古城堡，很昏暗並且很破爛的，那里全沒有日光可見除外在祭

司的房子所在的塔子中。

第一個盲人 日光對於不能見的人是沒有用處的。

第六個盲人 當我在庇護所附近護理羊羣之時，那羣羊在黃昏時看見塔中那些光線便會自

己回來……牠們永沒有帶錯了我的。

很老的盲人 我們同處已經這麼多年了，而我們永沒有彼此見過呵！你會說我們是永遠孤獨

的罷……想相愛，一個人必要見才可以。

很老的盲婦 我有時夢着我看見……

很老的盲人 我祇在我的夢中可以看見……

第一個盲人 我平常不會做夢的，除外在深夜中。

第二個盲人 一個人在雙手不動那里可以夢見什麼呢？

（一陣亂風吹動了樹林，葉落濃厚而且昏暗地。）

第五個盲人 那一個觸着我的雙手呢？

第一個盲人 有些東西在我們四圍跌下呢！

很老的盲人 那是由上邊來的；我不知道是什麼……

第五個盲人 那一個觸着我的雙手呢？——我原來是睡着的；給我睡覺罷！

很老的盲人 沒有人觸着你的雙手呵。

第五個盲人 那一個執我的雙手呢？大聲答我呵；我聽得不大容易呢……

很老的盲人 我們不知道我們自己。

第五個盲人 有人來向我們佈告什麼嗎？

第一個盲人 答他是沒有用的；他不能聽見什麼。

第三個盲人 我們必要承認，聾人是很不幸的。

很老的盲人 我坐得很疲倦了。

第六個盲人 我留在這里很疲倦了。

第二個盲人 我覺得我們彼此離隔得這麼遠呵……我們且設法彼此貼近些罷——現在漸

漸冷起來了……

第三個盲人 我不敢起身！我們還是留在原位較好。

很老的盲人 我們不知什麼會在我們之間的。

第六個盲人 我想我雙手流血了；我願意站起來呵。

第三個盲人 你是向着我這邊依靠下來的，——我聽見你呵。

（瘋癲的盲婦用力揩着她的雙眼，喃喃地細語着，並且向那個不動的祭司那邊轉動着。）

第一個盲人 我更聽聞有別種聲音呵……

很老的盲婦 我想是我們不幸的姊妹揩着她的雙眼呢。

第二個盲人 她是永沒有做別種事情的；我每晚都聽聞她。

第三個盲人 她是瘋癲的；她永不說話的。

很老的盲婦 她永沒有說過話，自從她生了她的小孩子……她似乎長長都是害怕着……

很老的盲人 那麼，你們就不害怕嗎？

第一個盲人 那一個？

很老的盲人 所有其他在我們中的。

很老的盲婦 是的，是的，我們是害怕的。

年少的盲女子 我們已經害怕了很久了。

第一個盲人 你爲什麼問那個呢？

很老的盲人 我不知道我爲什麼這麼問……這裏有些東西我不明白……我覺得我聽見我

們中忽然有哭着的聲音……

第一個盲人 害怕是沒有用的；我以為這是瘋癲的婦人罷。

很老的盲人 此外還有些事情呢……我實在知道此外還有些事情的……令我害怕的不單是那個。

很老的盲婦 她常常都哭的當她喂乳給他的小孩子吃的時候。

第一個盲人 祇是她一個這麼哭的罷。

很老的盲婦 他們說她還有時可以見呢。

第一個盲人 你們不聽聞有別個也哭的。

很老的盲人 想哭，一個人必要見才可以。

年少的盲女子 我嗅着我們四圍有花的氣味呵。

第一個盲人 我祇嗅着泥土的氣味罷。

年少的盲女子 是有花呵，——有花園着我們呵。

第二個盲人 我祇嗅見泥土的氣味罷。

很老的盲婦 我從風中覺得有花的香氣呵……

第三個盲人 我祇嗅見泥土的氣味罷。

很老的盲人 我相信婦女們是對的。

第六個盲人 牠們在那里呢？——我想去摘牠們呵。

年少的盲女子 在你的右邊起身呵！

（第六個盲人慢慢地起身，暗中摸索着前進，並且跌下在小樹林上，向着日光蘭，他折

斷了牠們並且壓碎了牠們在地下。）

年少的盲女子 我聽聞你折斷了枝榦呢。停止呵！停止呵！

第一個盲人 你們不要爲花憂慮呵，想想怎樣回去罷。

第六個盲人 我不復敢步行回去了。

年少的盲女子 你用不着回來——等一下——（她起身）呵，地土何等之冷呵！牠漸漸凝結

了——（她毫不猶豫地向着奇怪的，灰白的日光蘭前進；但是她在花的附近爲拔起的樹和大石的碎塊所阻而停止了。）牠們在這裡呵——我不能觸接到牠們；牠們在你那一邊。

第六個盲人 我相信我是摘着牠們了。

（他摘着散開的花，暗中摸索着，並且遞給她；夜鳥飛散。）

年少的盲女子 似乎我從前已經見過這種花了……我不復知道牠們的名稱了……哎嚶，牠們何等瘦削呵，花榦又何等柔軟呵！我很難認識牠們了……我以爲牠是死者之花罷。

（她把日光蘭扣在她的頭髮中。）

很老的盲人 我聽見你的頭髮聲呵。

年少的盲女子 這是花呢。

很老的盲人 我們不會看見你的……

年少的盲女子 我不會再看見我自己了……我覺得冷呵。

（這時候樹林裏吹起風來，海水忽然猛烈地撞着很近的岩石大聲澎湃。）

第一個盲人 雷鳴呵！

第二個盲人 我以爲是起了風浪呢。

很老的盲婦 我以爲是海水。

第三個盲人 海水——是海水麼？——可是離我們不夠兩步呵！——是在我脚下呵！我聽見牠

在我四周圍呵！——這必定是別種東西！

年少的盲女子 我聽聞沖擊之聲在我脚下呵。

第一個盲人 我以爲這是死葉中的風罷。

很老的盲人 我以爲婦女們是對的。

第三個盲人 牠就來到這里了！

第一個盲人 風由那一個方面來呢？

第二個盲人 牠是由海上吹來的。

很老的盲人 牠時常都是由海上來的。海水四周圍繞着我們。牠不能由別一處吹來了……

第一個盲人 我們不要繼續想着海水罷！

第二個盲人 我們必要想及牠的。牠不久就臨到我們這里了。

第一個盲人 你不知道牠是海水呵。

第二個盲人 我聽聞牠的波浪好像我的雙手可以浸落在牠們裏一樣。我們不能逗留在這里了！牠或者是四圍繞着我們呢。

很老的盲人 你想往那裏去呢？

第二個盲人 那裏都不要緊！那裏都不要緊！我不復再聽這些海水的聲音了！我們去罷！我們去罷！

第三個盲人 我以爲我還聽見別種東西呢。——靜聽呵！

（聽聞腳跡之聲，很快而距離很遠，在死葉之中。）

第一個盲人 有些東西向這里來呵。

第二個盲人 他來着了！他來着了！他回來着了！

第三個盲人 他略些急步地來着，像一個小孩子一樣呵。

第二個盲人 我們今天且不向他訴苦罷。

很老的盲人 我相信那不是一個人的腳步呵！

（一隻大狗走入樹林中，經過盲者之前——靜）

第一個盲人 那一個在那里呢？——你是誰呢？——可憐我們呵，我們等候了這麼久了……（

狗停止，來到盲人側邊，放牠的前掌在他的膝頭上。）呵，呵，你放了什麼在我的膝頭上呢？這是

什麼呢？……牠是一隻動物麼？——我相信牠是一隻狗罷……呵，呵，牠是隻狗呢，牠是庇護所

狗呢！來這里，先生，來這里呵，牠來救我們呵！來這里呵！來這里呵，先生！

其餘的 來這里呵。先生！來這里呵！

第一個盲人 牠已經來救我們了！牠是一路跟着我們踪跡的！牠正舐着我的手，好像在幾百年

之後正在找得我一樣！牠信信地歡叫呢！牠會為歡喜而死了！靜聽呵！靜聽呵！

其餘的 來這里呵！來這里呵！

很老的盲人 或者牠是走着在一個人之前罷……

第一個盲人 不，不，他是單獨的。——我不聽見什麼來着。——我們不要第二個嚮導了；沒有較

好的了。牠會帶我們到我們所想去的地方的；牠會服從我們的……

很老的盲婦 我不敢跟隨牠……

年少的盲女子 我也不敢。

第一個盲人 爲什麼不敢呢？牠的眼光較我們的好呵。

第二個盲人 不要聽婦女們的話罷！

第三個盲人 我相信天色有些變遷了。我呼吸得很自由。空氣現在清潔了……

很老的盲婦 這是海風經過我們四周呵。

第六個盲人 我覺得漸漸光亮些了；我相信日光出來了……

很老的盲婦 我相信漸漸較冷罷……

第一個盲人 我們再去找尋我們的路罷。牠正拉着我呢……牠正拉着我呢。牠歡喜到醉了！

——我不復能拉牠回來了！……跟隨我呵，跟隨我呵。我們走着回家去了！……

（他起身，被狗拉着帶他到不動的祭司那里才停止。）

其餘的 你在那里呢？你在那里呢？——你走去那里呢？——小心呵！

第一個盲人 等等，等等！還未好跟隨我；我就會回來的……牠正停着呢。——牠有什麼事情呢？——呵，呵，我觸着些很凍的東西呵！

第二個盲人 你說着什麼呢？——我們不復能夠聽見你的聲音了。

第一個盲人 我觸着——我相信我正觸着一個臉子呢！

第三個盲人 你說着什麼呢？——我們不復明白你了。你有什麼事情呢？——你在那里？——你已經離我們這麼遠了嗎？

第一個盲人 呵，呵，呵！——我還不知道這是什麼。——有一個死人在我們之中呢。

其餘的 一個死人在我們之中麼？——你在那里？——你在那里？

第一個盲人 有一個死人在我們之中呵，我告訴你呵，呵，我觸摸到一個死人的面呵！——你們

是坐着一個死人的側邊呵！我們中必定有一個忽然死了。爲什麼你們不說話令我可知道那個是活着呢？你們在那里呢？——答呵！答呵！你們全體！

（盲者輪流回答，除了瘋癲和聾人。那三個婦人已經停止了她們的禱告。）

第一個盲人 我不復能分辨你們的聲音了……你們個個都是說得相似的……你們的聲音都是震動着的。

第三個盲人 有兩個沒有回答……他們在那里呢？

（他用棍子觸着第五盲人）

第五個盲人 呵！呵！我原來是睡着的；給我睡覺罷！

第六個盲人 不是他罷。——是瘋癲的婦人麼？

很老的盲婦 她正坐着我身邊；我可以聽見他是活着……

第一個盲人 我相信……我相信這是祭司呵！——他是站立着的來呵，來呵，來呵！

第二個盲人 他是站立着麼？

第三個盲人 那麼他不是死罷！

很老的盲人 他在那里呢？

第六個盲人 我們且去看看！

（他們盡地起身，除外瘋癲婦及第五個盲人；他們前進，暗中摸索，向着死者。）

第二個盲人 他在這裡麼？——這是他麼？

第三個盲人 是的，是的，我認得他呵。

第一個盲人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我們將會變爲什麼呢？

很老的盲婦 神父！神父！——這是你麼？神父，什麼事情發生了呢？——有什麼事情呢？——答我

們呵！——我們個個都圍繞着你。呵呵！呵！

很老的盲人 拿些水來呵；或者他還是生的罷。

第二個盲人 我們且設法……他或者可以帶我們回去庇護所的……

第三個盲人 這是沒有用的；我不復聽聞他心跳了。——他是凍的了。

第一個盲人 他一個字沒有說過便死了。

第三個盲人 他應該先佈告我們呵。

第二個盲人 呵！他是怎麼凍呵！……這是我觸摸他的臉子的第一次……

第三個盲人 （摸着死屍）他是高過我們的。

第二個盲人 他的雙眼是放大的。他握着雙手而死。

第一個盲人 這麼死是沒有理由的……

第二個盲人 他不是站立着的，他是坐着，在石上罷。

很老的盲婦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我沒有夢想過這種事情呵！……這種事情呵！……他已經病

了這麼久了……他今天必定已經受苦了……呵，呵，呵——他永沒有訴苦的；他祇有緊握我

們的手罷……一個人不是常時明白的……一個人永不明白呢！……我們去爲他禱告罷！你

們屈膝跪下呵……

（婦女們跪下，哀哭着）

第一個盲人 我不敢屈膝跪下。

第二個盲人 你們不能說出你們在這里會跪在什麼之上的。

第三個盲人 他是病的麼……他沒有告訴我們呵……

第二個盲人 我聽見他低聲喃喃地細語，當他離開之時。我以為他是對着我們的小姊妹說話。
他說什麼呢？

第一個盲人 她會不答了。

第二個盲人 你不復答我了麼？你在那里呵——出聲。

很老的盲婦 你們令他受苦太多了；你們已經置他於死地了……你們不愿再繼續前進；你們祇坐在路邊的石上吃東西；你們整天嗟嗟怨怨……我已經聽聞他嘆氣了……他已經喪了心了……

第一個盲人 他是病的麼？你們知道他病麼？

很老的盲人 我們完全不知道……我們永沒有見過他……我們在什麼時候知道在我們可

憐的死了的眼睛之外的事情呢……他永沒有訴苦。現在已太遲了……我已經見了三個人死了……可是永沒有這樣的呵……現在呢已經輪到我們了。

第一個盲人 令他受苦的不是我呵——我什麼都沒有說。

第二個盲人 我也沒有。我們跟隨他沒有說話。

第三個盲人 他死了，正走着去找些水來給瘋癲的婦人呢。

第一個盲人 我們現在怎樣呢？我們往那里去呢？

第三個盲人 狗在那裏呢？

第一個盲人 在這里；牠不會離開這個死人的。

第三個盲人 拉開牠呵！拿牠到別處呵！拿牠到別處呵！

第一個盲人 牠不會離開這個死人的。

第二個盲人 我們不能在一一個死人的側邊等着呵。我們不能死在這里黑暗中的。

第三個盲人 我們同在一起罷；我們不可分散；我們且彼此執着手罷；我們統統都坐在石上罷。

……其餘的在那里呢？來這里呵，來呵，來呵！

很老的盲人 你在那里呢？

第三個盲人 這里；我在這里。我們是同在在一起的麼？——行近些來我這里呵。——你的雙手在

那里呢？——很冷呵。

年少的盲女子 呵，你的雙手何等之凍呵！

第三個盲人 你做什麼呢？

年少的盲女子 我放着我的手在眼睛上；我剛才以為我會忽然可以看見呢……

第一個盲人 那一個這麼哭着呢？

很老的盲婦 這是瘋癲的婦人哭着罷。

第一個盲人 可是她仍然不知道真實的事情呢。

很老的盲人 我想我們會死在這里罷。

很老的盲婦 或者有人會來的……

很老的盲人 那一個還會來呢……

很老的盲婦 我不知道。

第一個盲人 我想尼姑們會由庇護所出來罷……

很老的盲婦 她們不會夜後出來的。

年少的盲女子 她們永不出外的。

第二個盲人 我想在大光塔裏的人們會看見我們罷……

很老的盲人 他們永不由塔中上來的。

第三個盲人 他們會看見我們也未可料……

很老的盲婦 他們常常望出去海上的。

第三個盲人 現在很冷呵。

很老的盲人 小心聽聽死的樹葉呵。我相信牠正凝結着呢。

年少的盲女子 呵！泥土何等硬呵！

第三個盲人 我由我的左邊聽見一個我不明白的聲音。

很老的盲人 這是海水撞着岩石的呼怨呢。

第三個盲人 我以爲這是婦女們罷。

很老的盲婦 我聽見冰雪正在波浪之下碎裂着呢。

第一個盲人 那一個這麼震動着呢？他令我們在石上的個個都搖動呵。

第二個盲人 我不復能放開我的雙手了。

很老的盲人 我又聽見一個我不明白的聲音了。

第一個盲人 那一個在我們中震動着呢？他令大石都搖動呵。

很老的盲人 我想這是一個婦人罷。

很老的盲婦 我想瘋癲的婦人是震動得最厲害的。

第三個盲人 我們不聽見她的小孩子了。

很老的盲婦 我想他還吃着乳呢。

很老的盲人 可以看見我們在那里的祇有他一個罷！

第一個盲人 我聽聞北風的聲呵。

第六個盲人 我想現在不再有星宿了；現在快要下雪了。

第二個盲人 我們那就會失掉了！

第三個盲人 倘若有人睡着的，我們必要喚醒他。

很老的盲人 雖然，我很眼倦呢。

（一陣急風捲起四周圍死的樹葉）

年少的盲女子 你們聽見死的樹葉麼？——我相信有人來着我們這里呢。

第二個盲人 這是風罷；聽呵！

第三個盲人 沒有人會來的。

很老的盲人 大寒冷會來罷……

年少的盲女子 我聽見很遠之處有人行走着呵。

第一個盲人 我祇聽見死得樹葉罷。

年少的盲女子 我聽見離我很遠之處有行走的聲音呢。

第二個盲人 我祇聽聞北風罷。

年少的盲女子 我告訴你，有人來着我們這里呵。

很老的盲婦 我聽聞有很慢的脚步之聲呢。

很老的盲人 我相信婦女們是對的。

(大雪起始片片飛下)

第一個盲人 呵，呵！什麼是這麼冷的東西落在我的手上呢？

第六個盲人 現在下雪呵。

第一個盲人 我們且密密地彼此迫貼着罷。

年少的盲女子 不，可是聽呵！脚步的聲音呵！

很老的盲婦 爲上帝原故，靜一刻罷。

年少的盲女子 他們漸漸近了！他們漸漸近了！聽呵！

（現在瘋癲婦人的小孩子忽然起始在黑暗裏哀哭。）

很老的盲人 小孩子哭着呢。

年少的盲女子 他看見呵！他看見呵！他必定看見有些東西，倘若他哭。（她抱着小孩子在他的手上向着似乎有脚步聲的方向前進。其餘的婦人焦急地跟隨她並且圍繞着她。）我去會他呵。

很老的盲人 小心些。

年少的盲女子 呵，他哭得何等厲害呵！——他有什麼事情呢？——不要哭呵。——不要害怕；沒有什麼驚嚇你的，我們在這裡；我們大家圍繞着你。——你看見什麼呢？——完全不要害怕。——不要這麼哭呵！——你看見什麼呢？——告訴我，你知道，你看見什麼呢！

很老的盲婦 脚步的聲音漸漸近了，漸漸近了：聽呵，聽呵！

很老的盲人 我聽聞一件長袍沙沙地擦着死的樹葉呢。

第六個盲人 是不是一個婦人呢？

很老的盲人 是不是腳步的聲音呢？

第一個盲人 這或者會是在死的樹葉裏的海水麼？

年少的盲女子 不，不！牠們是腳步，牠們是腳步，牠們是腳步！

很老的盲婦 我們就會知道了。聽聽死的樹葉呵。

年少的盲女子 我聽見牠們，我聽見牠們差不多在我們身邊了；聽呵！聽呵！——你看見什麼呢？
你看見什麼呢？

很老的盲婦 他望着那一個方向呢？

年少的盲女子 他不住地望着腳步的聲音那一邊。——看呵，看呵！我翻轉他到別處之時他又翻轉來望着了……他看見，他看見，他看見——他必定看見有些奇怪的東西了！

很老的盲婦 （向前行着）舉高他在我們之上，令他可以看得較清楚。

年少的盲女子 回來站着呵，回來站着呵！（她舉高小孩子在一羣盲人之上）——腳步的聲

音已在我們中間停止了。

很老的盲婦 他們在這里了！他們在我們之中了！……

年少的盲女子 你們是誰？（靜）

很老的盲婦 可憐我們呵！

（靜）——小孩子拚命地哭得更厲害）

（幕）

七公主

梅脫靈戲曲集

七公主

九十三

劇中人物

老王

老后

王子

七公主

差役

水手歌唱班

（一個雲石大堂，桂花，拉芬特花及蓮花各插於磁器花瓶中。一連七級雲石階沿把全個堂縱割爲七部分，七公主身穿白袍，赤臂睡着在階沿上，睡處布以灰白絲枕。一盞銀燈照着她們。堂後門緊閉。此門之左右有大窗，玻璃窗門直達地面。窗之後有洋臺。日正落着，透窗以望，可見一個黑暗卑溼的村落，中有池沼及松橡樹林。垂直於當中一窗的，有一條暗淡的運河，兩岸夾以楊柳，其天際線上有一條來着的大戰船。

（老王，老后及差役出至洋臺上望着戰船之來）

王后 牠正高揚帆，向着這里駛來哩……

王 我在霧中不大見得牠清楚……

王后 他們正打着槳——他們個個都打着槳……我相信他們快要來到城堡中楊柳樹那里了……你會說牠有一千步兵呢……船棹已觸着楊柳樹枝了……

王 牠似乎比較運河還大呵……

王后 他們停止了……

王 我不知道他們怎樣可以回去……

王后 他們停止了……他們停止了。他們快要下錨了……他們把纜繫在楊柳樹上了……噢！

噢！我相信王子正上岸哩——……

王 且看看那些天鵝罷……牠們去迎接他……牠們去看看是什麼事情呢……

王后 她們還睡着麼？

（他們來，由窗口望入大堂裏）

王 我們叫醒她們罷……我已經這麼告訴你很久了；她們必要叫醒的……

王后 我們且等候他來罷……現在太晚了……他已經在這里了；他已經在這里了——我的

上帝，我的上帝我們怎樣做呢？——我不敢呵！我不敢呵……她們病得太利害了……

王 我去開門罷？

王后 不，不，等！等！一下！我們且等！等！一下！——噢，她們怎麼睡着呵！她們現在還睡着呵……她們不知

道他已經來了——她們不知道他已經在這裡……我不敢叫醒她們……這是醫生所禁止的……我們不要叫醒她們……我們還是不要叫醒她們……噢，噢！我聽聞橋上有腳步聲呵。

……

王 他在這裡了！他在這裡了……他在洋臺下邊了……

(他們離窗而去)

王后 他在那裡呢？他在那裡呢？——這是他麼？——我不復識他了……是的是的；我還會識他的。噢，他怎樣高！他怎樣高！他是在階沿下邊……馬斯拉馬斯拉是你麼？是你麼？——上來呵！上來呵！我們這麼老——我們不復能下來你處了……上來呵！上來呵！

王 你小心，不要跌……石級已經很舊了……牠們統統都搖動了……小心呵……

王后 上來呵！上來呵！上來呵！

(王子上到洋臺，投身於王及王后的臂膀中)

王子 可憐的祖母呵！可憐的祖母呵！

(他們接吻)

王后 噢，你怎麼美麗呵！——你怎麼長成呵，我的孩子！——你怎麼高呵，我的小馬斯拉！——我

不很看得你清楚；我的眼已滿載眼淚了……

王子 噢，可憐的祖母，你的頭髮怎麼白呵！……噢，可憐的祖父，你的鬚怎麼白呵！……

王 我們是可憐的小小的人們；我們的時機快要到了……

王子 祖父呵，祖父呵，你爲什麼這樣屈曲呢？

王 我常常都是屈曲的……

王后 我們等候了你這麼久了……

王子 噢，我的可憐的祖母，今晚你怎樣顫抖呵！……

王后 我常常都是這樣顫抖的，我的孩子……

王子 噢，我的可憐的祖父！噢，我的可憐的祖母！我很難再認識你們了……

王 我也不復能夠了！我也不復能夠了！我不復看得很清楚了……

王后 你在那里這麼久呢，我的孩子——噢，你怎樣高呵！——你高過我們了……那里，那里，我常常哭着好像你已經死了一樣！

王子 你們爲什麼帶着眼淚來接我呢？

王后 不，不是眼淚，我的孩子……這是和眼淚不同的……沒有什麼事情呵……沒有什麼事情呵……

王子 我的七個表姊妹在那里呢？

王后 這里，這里；聽呵，聽呵……不要太過大聲；她們還睡着；我們必不可說及那些睡着的……

王子 她們睡着……她們還活着麼——通通七個？

王后 是的，是的，小心呵……她們在這里睡着；她們常常都是睡着的……

王子 她們常常都是睡着的麼……什麼什麼什麼——她們——……通通七個通通七個……

王后 噢，噢！你思想什麼……你敢思想什麼，馬斯拉，馬斯拉！小心呵——她們在這里來，由窗

口看看……來，看看……快些，快些；快些來！現在是看她們的時候呵……

（他們貼近窗邊望入大堂，一個長久的寂寞）

王子 這是我的七個表姊妹麼？……我不看得清楚……

王后 是的是的，她們七個都在那里階級上……你看見她們麼？你看見她們麼？

王子 我祇看見些白影……

王后 這是你的七個表姊妹呵！……你在鏡中看見她們麼……

王子 這是我的七個表姊妹麼……

王后 請你望着大堂盡處的鏡裏……你便會看見她們了；你便會看見她們了……來這裏，來

這裏；你或者可以看得較清楚也未可料。

王子 我看見！我看見！我看見！我看見她們——通通七個……一，二，三（他猶豫片時）四，五，六，七。

……我很難辨識她們了……我完全不辨識她們了……噢，她們怎麼白呵，通通七個……噢，

她們怎麼美麗呵，通通七個……噢，她們怎樣灰白呵，通通七個……但是爲什麼七個通通都

睡着呢？

王后 她們常常都是睡的……她們自從正午的時候便已睡着在這里了……她們病得這麼利害呵！……你不復能夠叫醒她們了……她們不知道你會到來……我們不敢叫醒她們……我等必定要等一等……她們必要自己醒的……她們不快樂；這不是我們的錯……我們太老了，太老了；對於她們個個都是太老了……人已經太老了而不知道……

王子 噢，她們怎麼美麗呵！她們怎麼美麗呵！……

王后 她們自從來到這里，便似乎不復能生存了——她們自從她們底父母死後便到來這里了……在這個城堡中太冷了……她們是從溫暖國家來的……她們常常都找尋日光；可是這里幾乎完全沒有……今兒早上在運河上略有些少；但是樹林太高了；陰影太多了；完全沒有什麼祇是陰影……霧太多了；天是永不晴朗的……噢，你怎樣看着她們呵——你見有特別的事情麼？

王子 噢，她們怎麼灰白呵，通通七個！

王后 她們還是禁食着……她們已經不能再留在花園中了；草場已經令她們頭暈目眩了……她們染了熱症……她們今日正午彼此攜着手回來……她們這麼弱，她們現在難以獨自步行了……她們發熱顫抖——通通七個。可是沒有人知道什麼擾慮她們……她們日日都睡在這裡。

王子 她們真奇怪……噢，噢，她們真奇怪……我不復敢望着她們了。這是她們底寢室麼？

王后 不，不是；這不是她們底寢室……你顯然看見；這里沒有臥具。她們底小牀是在上邊，——在塔裏……她們在這裡。等候黑夜呵。

王子 我起首，看出她們了……

王后 貼近些，貼近些；但是不要接觸到窗上……日落之時你會看得較清楚了；現在外邊還太亮……你不久便會看得較清楚了。站近玻璃窗呵；但是不要出聲……

王子 噢，堂中怎麼亮呵……

王后 黑夜來到之時還會更亮呢……牠將近沉下去了……

王 什麼將近沉下去呢？

王后 我說及黑夜。——你看見什麼嗎？

王子 三脚架上有個大水晶花瓶呢……

王后 那不是什麼；是水罷；她們醒來時這麼口渴呵……

王子 但是爲什麼那盞燈點着呢？

王后 她們常常都把牠點着的。她們知道她們會睡得很久。她們今日正午便把牠點着，使她們不至於醒在黑暗中呢……她們怕黑暗呵……

王子 她們已長得高了！

王后 她們還長着呵……她們漸漸太高了……或者就是那件事情令她們病得這麼厲害……

……你能辨識她們麼？

王子 或者我會辨識她們，倘若我在開展的日光中看見她們……

王后 當她們年幼之時你已經和她們玩過這麼多次了……放開你的眼睛呵……

王子 我祇能清清楚楚看見她們赤着的小脚……

王 (從別一窗口望入) 我今晚不能看得裏邊很清楚……

王子 她們離我們太遠呵……

王后 今晚在鏡上邊有些東西呢；我不能看得真牠是什麼……

王子 玻璃窗上有些霧……我會看見，倘若我能够掃除牠……

王后 不，不可觸近窗門！她們會驚醒呵！——這是在裏面的；這是在別一邊的；這是大堂的熱

氣罷……

王子 她們中六個我看見得很清楚；但是還有一個在中間呵……

王 她們通通都很相似；我祇能由她們底寶石頸飾來分辨她們罷……

王子 有一個我不能看得清楚……

王后 你最悅意那一個呢？

王子 那個你不能看得清楚的……

王后 那個？我是有些聾的……

王子 那個你不能看得清楚的……

王 那一個你不能看得清楚呢？我很難看得見其中之任一個。

王子 在中間那一個……

王后 我很知道你祇會見她罷了……

王子 那是誰呢？

王后 你很清楚那是誰了；我用不着告訴你。

王子 是奧塞拉麼？

王后 對呵；對呵；對呵！你very知道是奧塞拉了！是奧塞拉呵！是奧塞拉，已經等候了你七年之久的！

整夜如是！整夜如是！整日如是！……你辨識她麼……

王子 我不能清楚看見她；有一個陰影遮蓋着她呢……

王后 是的，有一個陰影遮蓋着她；我不知道牠是什麼……

王子 我想是一條柱底陰影罷……我不久便可以看得她較清楚了，當日光完全落了之時……

：

王后 不，這不是日光底陰影……

王子 我們會看見，倘若陰影移動了去別處……

王 我看出這是什麼了；這是燈底陰影呢。

王后 她底偃臥是和別人不同的……

王 她不過睡得較稔罷了……

王子 她睡得像小孩子一般……

王 來這個窗口；你或者會看得較清楚也未可料。

王子 （去別一個窗口）我不能看得她較清楚。我不能看見的是她底臉子……

王后 來這個窗口；你或者會看得較清楚也未可料……

王子 （去別一個窗口）我不能看得她較清楚……很難看得見她……人會說她藏匿着呢……

王后 臉子差不多是不可見的……

王子 我看見身體很清楚，但是我不能看出她的臉子……我想牠是完全向着天上的罷……

王后 但是你只看着一個……

王子 (還是看着) 她比較其餘的高一些……

王后 但是不要單是看着那個我們所不能看見的呵……其餘還有六個呢……

王子 我也看她們……噢，其餘的人可以見得怎樣清楚呵……

王后 你認識她們麼？——有鎮拿花爾甫——希侖——和基里斯得保……在那邊又有麥得

侖——加拉拉——和戴着瑤玉的加拉力保……——看呵；我相信她們七個通通都是彼此

握着手的呢……她們彼此握着手睡着……噢，噢！小姊妹們呵……你會說她們怕在睡眠中

喪失了彼此呢……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我願意她們會醒罷……

王子 是的，是的；我們叫醒她們罷……你准我叫醒她們麼……

王后 不，不，還未好，還未好。……我們不要再看她們罷；來，不要再看她們罷；她們會忽然發惡夢了。……我決不再看她們了；我決不再看她們了。……我可以打破玻璃。……我們不要再看她們罷，我們快要被嚇驚了！……走開來，走開來，到洋臺下邊這里罷；我們說及別種事情罷；我們有這麼多事情可說。……走開來呵，走開來呵，她們會害怕起來了，倘若她們轉過來；她們會害怕起來了，倘若她們看見我們通通都在窗邊。（對老王說）你也是，你也是，走開來，不要把你的白鬚這麼貼近窗去。……你不知道你是怎樣恐怖的。……——爲上帝之愛，你們倆不要逗留在窗邊罷！……噢，走開來呵；走開來呵，我告訴你。……你們不知道什麼事情會發生的。……來這里，來這里，轉過去別處罷，轉過去別處罷！看別處去呵！看一看別處呵！……她們是病的，她們是病的！……我們且到較遠的地方去。……由得她們自己睡着罷！……

王子（轉回來）什麼事情？——什麼，什麼事情？——噢，外邊怎樣黑暗呵！……你們在那里？我不能找出你們呵！……

王 等一下；你還有堂內底光在你的眼中呢。……我也不能看見。……來呵，我們在這里……

(他們離開窗口。)

王子 噢，田野中怎樣黑暗呵！……我們在那里？

王 日已落了……

王后 馬塞拉；爲什麼你不早些來呢，馬塞拉？

王子 差役已經告訴你了；我祇有想來罷……

王后 她們已經等候了你這麼多年了！她們常常都在這個雲石堂中；她們日日夜夜都探望着那條運河……有日光的時候她們常常都到那邊岸上去……那里有個小崗你可以遠望的；

那里你不能看見海；但是你可以看見岩石……

王子 樹下那道光線是什麼呢？

王 這是你所從那里來的運河水；常常都有一道光線的……

王子 噢，今晚怎麼黑暗呵！——我不復知道我在哪里了；我在這里很像一個生客……

王 天忽然陰霾起來呢……

王子 楊柳樹中有些微風呵……

王 楊柳樹中日夜都有些微風的；我們離海不遠——聽呵；已經下雨了……

王子 人會說城堡裏有哭泣聲呢……

王 這是雨落在水面上罷；很溫柔的雨呵……

王后 人會說空中有哭泣聲呢……

王子 噢，牆壁間的水怎麼睡着呵……

王后 牠常常都是這麼睡着的，牠也很老了……

王子 天鵝已經在橋上棲息了……

王 並且這裏又有農人帶着他們的羊羣等回家了……

王子 我覺得她們很老並且很可憐……

王 他們很可憐；我正是可憐的人民底君王……現在起首冷了……

王子 在隔海那邊的是什麼呢？

王子 下邊那里麼？——這是些花兒罷；寒冷已經殺死牠們了……（在這個時候，田野很遠之外，聽聞遠方有枯寂無味的歌聲，祇其副歌可以聽得清楚，是隔有定的時間而合唱的。）

遠處聲音 大西洋！大西洋！

王 那是什麼？

王子 是水手；——我想他們正轉着船呢；他們準備離別了……

遠處聲音 我們不復回來了！我們不復回來了！

王后 所有的幃都已掛起來了……

王子 他們今晚離別了……

遠處聲音 大西洋！大西洋！

王 他們不復回來是真的麼？

王子 我不知道；或者不是相同的罷……

遠處聲音 我們不復回來了！我們不復回來了！

王后 你不像是快樂樣子呢，我的孩子。

王子 我——爲什麼我不快樂？——我來見她，我已經見了她……我可以走近些去看她，倘若

我歡喜……我可以坐在她身邊，倘若我歡喜……我不能夠開門去握握她的手麼？我可以吻她，倘若我歡喜；我祇是要叫醒她罷了。爲什麼我應該不快樂呢？

王后 可是你不像是快樂樣子呢……我現在已經將近七十五歲老了……我常常都等候着你……這不是你了，不是你了……這不復是你了……

（她轉過頭來哭泣）

王 什麼事情？什麼事情？爲什麼你忽然哭泣起來呢？

王后 沒有事；沒有事；——哭的不是我……不要管我罷；——人是常常無故哭泣的；——我今日這麼大了。——已經過了……

王子 我不久便會像是快樂些的樣子了……

王后 來，來；她們或者在那里放開眼睛呢……遞你的手給我；帶我到窗口去；我們且由窗口望

入去罷……

遠處聲音 大西洋！大西洋！

（他們通通都回來由窗口望入）

王子 我還不能看見……現在太亮了……

王后 堂中有些改變呵……

王 我完全不能看見什麼。

王子 現在比前時亮些了……

王后 現在不同了；堂中有些改變了……

王子 我的雙眼還未習於在光中看東西……

王 她們已不復同在原來的位置了……

王子 是的，是的；我相信她們已經略些移動過了……

王后 噢，噢！基里斯得保和加拉力保……看呵，看呵！……她們剛才才是執着奧塞拉的手的……

她們現在不復執着她們的姊妹的手了……她們已放開她的手了……她們已轉向別處去了……

王子 她們正是將醒呵……

王后 我們來得太遲了！我們來得太遲了……

王 我祇看見窗邊的蓮花——窗門是關着的……

王子 牠們知道現在是薄暮了……

王 可是還有些少亮光呵……

王子 她正很奇怪地舉起她的一隻手呢……

王后 那一個？

王子 奧塞拉……

王后 那隻手是什麼？……我剛才不能看見牠呵……

王子 其餘的壓着牠呢……

王 我不知道你的意思是什麼；我連鏡也看不見呵……

王后 她會被害了！……她會被害了！……她不能這麼睡眠的；這不是自然的呵……我願她略
些放下她的手罷。——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使她略些放下那隻小小的手呵！……她的臂膀必
然在那里痛苦很久了……

王子 我不看見有什麼支持着牠呵……

王后 我不能見她這麼睡的……我永沒有見過她這麼睡的……這不是好表示……這不是
好表示！……她永不會再能夠移動她的手了……

王 沒有理由這麼煩悶呵……

王子 其餘的睡得較爲簡單……

王后 她們的眼閉合得怎樣緊呵！她們的眼閉合得怎麼緊呵！……噢，噢！小姊妹們呀！小姊妹們
呀！……我們怎樣做呢！——噢，我們怎樣處置牠呢？……

王 小心呵，不要說得這麼貼近窗口……

王后 我不是像你所以爲那麼貼近的……

王 你的口已在玻璃窗上了。

王子 我看見別的東西——很清楚的東西呵……

王后 我也是，我也是。有些東西我起首看見了……牠是向門外伸出的……

王子 有些東西在雲石片上……牠不是陰影……牠不能是一個陰影……我不能看得清楚

牠是什麼……牠或者是她的頭髮……

王后 但是爲什麼她把她的頭髮束起來呢？……其餘的個個都束起她們的頭髮……看呵……

……

王子 我告訴你這是她的頭髮！……牠正飛動着……噢，她的頭髮真美麗……這不是一個病
的女人底頭髮罷……

王后 她不是爲睡覺而把牠弄成這樣的……你會說她原是有心出去外邊呵。

王子 她沒有對你說過什麼……

王后 今日正午當她關門之時她說：『最要緊，不要叫醒我們』——於是我便吻她，不見得她是憂愁……

王子 她們差不多赤裸裸地露出雲石上的小小脚子會覺得很冷呵！

王后 是的，是的；她們會冷呵！——噢，不要這麼懇切地看望罷！（對王說）你也不要呵！你也不要呵！——不要刻刻都看着！不要長長都看着！我們不要大家一齊看着罷……她們不是快樂呵！

……她們不是快樂呵！……

王 現在忽然間的是什麼？——請問，你是可以看見的獨自一人麼？——爲什麼，你今晚有什麼事情呢？——你不復有理性了……我不明白你……別的每個人都要看到別一方面去；別的每個人都要閉合他們的雙眼……但是這件事關係於我們正像你一樣，我以爲……

王后 噢，我知道牠關係於你呵……不要這樣說，爲上帝的愛……噢，噢……不要望着我！現在不要看着我……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她們怎麼靜止呵！……

王 她們今晚不會醒了；我們也是歸去睡覺好……

暈了呵……我不能看見她們呼吸呵……（王后再向別窗敲打）敲大力些……向別個玻璃窗敲打！噢，噢！這些小玻璃很厚！（王后和王子焦急地用兩手敲打）她們怎麼靜止呵！她們怎麼靜止呵！——這是病者的熟睡罷……這是熱症的睡眠，不會走了去的……我想接近些看看她們……她們不聽聞我們的聲音呵……這不是自然的睡眠罷……這不是康健的睡眠罷……我不敢再大力些敲打了……

王子（貼着玻璃窗細聽）我一些聲音也不聽得……

（一個長久的靜寂）

王后（她的臉子貼着玻璃，忽然湧出眼淚）噢，她們怎樣熟睡呵！她們怎樣熟睡呵……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拯救她們呵，拯救她們呵——她們細小的的心怎樣熟睡呵——你不能够聽聞她們細小的的心了！這是一個可怕的睡眠呵——噢，噢！睡着的人們，怎樣可怕呵……我常常都怕在她們睡房中的……我不復看見她們小小的靈魂了……那麼她們小小的靈魂在那裏呢……她們令我害怕！她們令我害怕——現在我看見呵……她們怎樣熟睡呵，小小的姊

妹們！噢，她們怎樣熟睡呵！她們怎樣熟睡呵！……我相信她們會永永睡着了！……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我可憐她們呵！……她們不是快樂呵！她們不是快樂呵！……現在我通通都看見了！……七個小小的靈魂，整個黑夜！……七個小小孤獨無助的靈魂！……七個絕無親友的靈魂！……她們的口是大開的！……七個小小的開着的口！……噢，我可以斷定她們是口渴呵！我可以斷定她們是渴得很慘呵！……她們的眼是閉着的！……噢，她們怎樣孤獨呵！通通七個通通七個！……她們怎樣熟睡呵！她們怎樣熟睡呵！——她們怎樣熟睡呵！小小的女王！……我可以斷實她們不是睡！……噢，一個什麼的睡眠呵！一個什麼的深睡眠呵！……噢，叫醒親愛的心靈罷！叫醒小小的女王罷！……叫醒小小的姊妹們罷！通通七個通通七個！……我不能再忍受得去看見她們這樣了！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我可憐她們呵！我可憐她們呵！……可是我不敢叫醒她們！……噢，光線這麼暗淡！……這麼暗淡！……這麼暗淡！……可是我不敢叫醒她們！……（她貼着窗，絕望地啜泣。）

王 什麼事情？——現在有什麼事情？——來，來，不要再看罷；還是不看她們較好！……來，來，來。

(他設法拉開她)

王子 祖母呵！祖母呵！……你看見什麼？你看見什麼？——我沒有看見什麼呵……沒有什麼呵，沒有什麼呵……

王 (對王子說)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不要管她；這是老大年紀罷，這是黑夜罷……她精神疲乏了。——婦女是必要哭泣的。她常常都是夜中哭泣的。(對王后說) 來，來，來這裡……你會跌下呵！——小心……靠着我罷……不要再哭泣了；不要再哭泣了，來呵……(他和婉地吻她) 這不是什麼；她們是睡着罷……我們也睡眠的……我們個個都是這樣睡眠的……你沒有見過睡着的人麼？

王后 沒有沒有像今晚這樣的！——開門罷！開門罷！……沒有人愛她們愛得夠的……沒有人可以愛她們的——開門罷！開門罷！……

王 是的；是的；我們去開門罷……靜呵，靜呵，——不要再思想罷。我們去開門了；我們去開門了。我沒有希求別事了；我剛才正叫你去開門，可是你不開。——現在呢，現在呢，不要再哭泣了……

……要有理性呵……我也是老大，但是我有理性。現在呢，現在呢，不要再哭泣了……

王后 那里，那里，過去了；我不再哭泣了，我不再哭泣了……她們必不可聽聞我哭泣，當她們醒了之時……

王 來，來，我會輕輕地把門推開；我們大家入去罷……（他設法開門；門鎖磨擦有聲，大堂裏可見門門之上下移動）噢，噢，門鎖有什麼事情呢，我思疑——我不能開得門呀……推一推罷。……我不知道牠能夠是什麼……我以前不知道入去堂中是這麼難的……你試試嗎？（王后接着試一試，不成功）牠不是開着鎖的……我相信她們已經上了門門呢……是的是的；門是關着的；牠不會開了……

王后 她們常常都關着牠的……噢，噢，不要這麼放縱她們呵……她們睡了這麼久了！

王子 我們可以開一個窗呵……

王 窗門不是開的。

王子 我覺得堂中現在沒有這麼亮了……

王 那里是一樣亮；不過天色漸漸清朗起來罷了。——你看見天星麼？

王子 我們幹什麼呢？

王 我不懂得……——還有別一條進路罷……

王子 還有別一條進路？

王后 不！不！我知道你的意思了……不是那條路！不是那條路！我下去呵……

王 我們不下去；我們留在這里；馬斯拉獨自下去罷……

王后 噢，不，不……我們等等罷……

王 但是，到底你要我們做什麼呢？——沒有別法可以入得去堂內了……那是最顯明的……

王子 還有別一條進路？

王 是的；還有別一條小小的進路……你在這里不能看見的……可是你很容易找出牠。你必

要由下邊入去的……

王子 我必要下去那里呢？

王 來這裡。(他略些拉開他)這不是一扇門……你不能叫牠做一扇門……這倒是一個陷
穽罷……這是地中可以轉動的石塊呢。牠完全是在大堂後邊……你必要由地窖經過……
你明白的……然後再上來……你要拿一盞燈……你或者會迷失了自己……或者會撞着
……雲石……你明白麼……小心呵；有鐵鍊在……小通路之間呵……但是你應該知道路
徑……你舊日已經下去過不止一次了……

王子 我舊日已經下去過不止一次了麼？

王 是的，是的；那里是你母親的……

王子 那里是我母親的……？——嚶，是那里我必要去的麼？……

王 (以首示意)是那里。——並且你父親也……

王子 是的，是的；我記得……並且別的人也……

王 你明白……那里的石不是水門泥的；你祇要略些推一下便夠了……但是小心……有些
石塊不是齊整的……你要提防有個略略垂低頭橫過路徑的半身像……牠是雲石做的……

……更有一個兩臂頗長的十字架……要提防……你不可焦急；你有很多時候呵……

王子 是那里我必要去的麼？

王 是那里！……他必要拿一盞燈。（他到洋臺側邊呼叫）一盞燈！一盞燈！一盞小小的燈……

（對王子說）我們在窗口這里等候你……我們太老不能下去那里了……我們不能再爬上來了……（一盞點着的燈拿來了）噯，噯，燈在這里了；拿這盞小燈呵……

王子 是的，是的；小燈……

（這時候忽然聽聞水手們在外邊大聲歡呼。船桅、杭杠及船艙通通都掛上燈，在黑暗裏，在運河之天際線上，在楊柳樹間。）

王 噢，噢，那是什麼？

王子 是水手們……他們正在船上跳着舞；他們醉得很酩酊了……

王 他們已經點了船燈了……

王子 這是離別的歡喜……他們已起首離別了……

王 那麼，你下去嗎？……就是這條路了。

王后 不，不要去那里！……不要去那條路！……不要叫醒她們！不要叫醒她們！……你知道她們是必要休息的！……我害怕呵！……

王子 我不會叫醒其餘那幾個的，倘若你想這樣。……我祇叫醒一個罷。……

王后 噢！噢！噢！

王 你人去之時不要出聲。……

王子 我恐怕她們不能認識我了。……

王 沒有危險。……噫，噫！小心那盞小燈！……你不見有風麼？……風會吹熄牠呵！……

王子 我怕她們不會大家一齊醒來罷。

王 那有什麼要緊？……不要粗莽地驚醒就夠了。

王子 我將會獨自在她們之前呵！……我將會望着好像……她們會害怕。……

王 你把那塊石放回原處之後祇要叫醒她們便夠了。……她們不會知道什麼的。……她們不

知道什麼是在她們睡着的大堂之下的……

王子 她們會當我作一個生客呵……

王 我們會在窗邊。——下去呵；下去呵。——小心那盞燈。——最要緊，不要在地窖裏迷失了自己；地窖是很深的。……小心把那塊石放回原處。……快些上來呵。……我們在窗口等候你……
……下去呵，下去呵——小心！小心！

（王子離別洋臺，老王和老后由窗口望入，眼子貼着玻璃片。——一個長久的寂寞）

遠處聲音 大西洋！大西洋！

王 （轉過頭來望着運河）嚶，嚶！他們起程了……他們今晚會有好風呵……

遠處聲音 我們不復回來了！我們不復回來了！

王 （望着運河）他們夜中之前將在大海上了……

聲音 （漸遠）大西洋！大西洋！

王 （望入大堂）祇要他不在黑暗裏迷失了自己……

聲音 (幾不能聞) 我們不復回來了! 我們不復回來了!

(寂寞; 船在楊柳中不見了)

王 (望着運河) 你不復能看見牠了。——(望入大堂) 他還未上來麼?——(望着運河) 船

不復在那里了!——(對王后說)——你不留意麼?——你不回答麼?——你在那里看看運

河呵!——他們已經去了; 他們夜中之前將在大海上上了……

王后 (狂亂地) 他們夜中之前將在大海上上了……

王 (望入大堂) 你可以看見他應舉高的石塊麼?——牠是被銘誌蓋着的;——牠必定被桂花

隱蔽着了。——他已經長得高了, 馬斯拉, 不是麼?——我們在他未上來之前叫醒她們較好一

點。——我這麼告訴你。——我們是應該除掉了這種種情景的。——我不知道爲什麼他今晚

不像快樂樣子。——她們上了門門是錯的, 我願把門門除了!——祇要他的燈不熄滅了。——

你在那里?——你看見什麼嗎?——爲什麼你不回答呢?——祇要他不在黑暗中迷失了自己

罷!——你是聽着我的麼?

王后 祇要他不在黑暗中迷失了自己罷！……

王 你對呵！——你不覺得現在起首冷起來麼？——她們在雲石上會冷呵！——我覺得他正用着他的時候。——祇要他的小燈不熄滅了罷！——爲什麼你不回答呢？你做着什麼夢呢？

王后 祇望他的小燈……！石呵！石呵！石呵！……

王 他在那里麼？——他是入來着麼？——我不能看見那麼遠……

王后 牠聳起來了！牠聳起來了！……有一道光線……！看呵……！聽呵！聽呵！——鍊絞正轉軋着呢……

王 我已經告訴他輕輕地入去了……

王后 噢，他很輕輕地入來了……！看呵，看呵，他把拿着燈的手放出來了……

王 是的，是的；我看見小燈……！爲什麼他不馬上入去呢……！

王后 他不能……！他正慢慢地把那塊石提起……！是的，是的，很慢地……！噢，牠轉軋得怎樣利害呵！牠轉軋得怎樣利害呵！牠轉軋得怎樣利害呵……！她們會忽然驚醒了！

王 我不能看得清楚什麼正進行着……我知道那塊石是很重的……

王后 他入來了……他上來了……他慢慢地漸漸上來了……噢，可是現在那塊石喊起來呵！
噢，噢！牠喊！牠喊！牠哭得像小孩子一樣……他已半身[！]在堂中了……還有三級！還有三級！（拍着她的手）他已在堂中了！他已在堂中了……看呵！看呵……她們醒了……她們個個都驚醒了……

王 他已使那塊石跌下了麼？

（王子放下他所剛才提起的塚石，執着燈停在雲石級下。六個公主，當鍊鏢發出最後摩擦聲音之時，放開她們的眼睛，在睡眠處側邊動了一動，便站立起來，此時他正行近她們那里，她們舉手作慢慢醒來的狀態。祇有一個，奧塞拉，還仰伸於雲石階沿上，毫不移動，在她的姊妹們中。她們和王子彼此作長久的交視，充滿了奇怪，迷亂寂寞之情景。）

王后 （在窗邊）奧塞拉！奧塞拉！奧塞拉！……她不醒呵！……

王 忍耐些！忍耐些！——她睡得較穩一些罷……

王后 (大聲喊，臉子貼着窗門) 奧塞拉！奧塞拉！——叫醒她呵！(敲着窗門) 馬斯拉！馬斯拉！——

叫醒她呵！也叫醒她呵！奧塞拉！奧塞拉！……馬斯拉！馬斯拉！……她不會聽見呵！……奧斯拉！奧

斯拉！起來呵！他在那里了！他在那里了！……合時了！合時了！——(敲着別一個窗) 馬斯拉！馬

拉！看看前邊呵！看呵！她還睡着呢！……(敲着別一個窗門)——噢，噢！——基里斯得保！基里斯

得保！加拉力保！……加拉力！加拉力！噢，加拉力！……她不聽聞呵！……(不住地大力敲着窗門)

奧塞拉！奧塞拉！他已經回來了！他在那里了！他在那里了！……合時了！合時了！……

王 (也敲着窗) 是的；是的；叫醒她呵！……噢，叫醒她呵！……我們等着呵！……

(王子不注意外邊的聲音，靜靜地行近不起者之身邊。他瞧了她一瞧，猶疑，屈膝觸接到其無生氣而赤裸裸地露着在絲枕上的一手。一觸到她的肉上，他便忽然站起來，驚怖地向着六個公主望了很久，六公主靜默無言，面色極灰白。她們起初躊躇莫決，顫動欲走避，最後則一致屈身向着喪氣的姊妹，把她提起，在最深的寂寞中運其到最高雲的石級上，此時其身已僵硬，頭披髮而剛固；王后及王，及在此佈景中迅急走來的城堡人物，在大堂之各窗

邊盡力敲打和大喊：這兩個佈景同一時候。

王后：她不是睡眠呵！她不是睡眠呵！——這不是睡眠！這不是睡眠！這不復是睡眠了！（她絕望地由一個窗口跑到別個窗口；她敲打各窗門，她搖動鐵枝；她頓足，其披散的白髮在玻璃上之顫動可見）她不復是睡眠了，我告訴你（對王說）噢！噢！你是石人呵！……喊呵！喊呵！喊呵！爲上帝之故？喊呵！我告訴你！我自己痛哭到死了他也不明白！——跑呵！跑呵！喊呵！喊呵！他不看見什麼！不看見！不看見！不看見！永不！永不！永不！……

王：什麼？什麼？這是什麼？這是什麼？我要向那里喊呢？

王后：下邊那里！下邊那里！各處！各處！在洋臺上！在水上！在草場上！……喊！喊！……

王（在洋臺邊上）噢！……噢！……快快！快快！這里！這里！……奧塞拉！奧塞拉！……有些變故呵！……

王后（在窗邊）奧塞拉！奧塞拉！……倒水在她身上呵！……——是的，是的，那樣做，我（小）。

……或者不是……噢，噢，噢……她的細小的頭……（侍衛，兵卒，農夫，婦女拿着火枝，燈籠走上洋臺上）奧塞拉！奧塞拉！……或者還不是那個……或者完全無事也未可料的……噫，噫！

梅脫猿戲曲集

七公主

丁泰琪之死

梅脫靈戲曲集

丁泰琪之死

一百三十五

劇中人物

丁泰琪

伊格蘭

勃冷格爾

丁泰琪的姊姊

阿格洛菲

女王的三個僕婢

第一幕

在一個下臨城堡的山頂上。

伊格蘭執着丁泰琪的手進來。

伊 你的第一夜就許有些憂苦了，丁泰琪。海水已經在我們四周圍咆哮；樹樁子也哭喊着。現在夜了。月亮在隱匿王宮的白楊樹後面沉下去了……這裡只有我們，也許是，可是在此地我們要時時刻刻留神。臨到我們之極小的幸福似乎都有人窺伺着。有一天，我在靈魂的深處對自已說，——上帝也難聽得到，——有一天我對自己說我覺得應該快活了……此外沒有什麼需要；那知不多時，我們的老父死了，我們的兩個兄弟不見了，沒有一個人知道他們的下落。現在我是孤獨一人，同着我的苦姊妹和你，我的小丁泰琪；我很信不過將來……來這裡；坐在我膝上。先吻吻我；然後把你那里的小臂膊繞住我的頸子……或者她們不能拆開牠們了……你記得我在睡覺時候在夜裏帶你出來，你在長而無窗洞的走廊裏燈影下，怕得利害的時候

麼——今兒早上忽然見了你之時我歡喜得口唇也振動了……我想，你在這麼遠的地方，這麼穩固的……誰使你到這裏來呢？

丁 我不知道，小姊姊。

伊 你不復記得她們說些什麼了嗎？

丁 她們說我一定要離開。

伊 可是爲什麼你一定要離開呢？

丁 因爲這是女王的意旨。

伊 她們不說出爲什麼這是女王的意旨麼——我可以斷定她們一定還說了許多話……

丁 我沒有聽得什麼，小姊姊。

伊 她們自相談天的時候說些什麼呢？

丁 她們用很低的聲音來說的，小姊姊。

伊 自始至終都是麼？

| 丁 自始至終都是一樣，伊姊姊；除外她們看着我之時。

| 伊 她們不說及女王麼？

| 丁 她們說從來沒有人見過女王，伊姊姊。

| 伊 那些和你同在船上的人沒有說及什麼嗎？

| 丁 他們祇注神在風帆之上罷，伊姊姊。

| 伊 噯……那不使我詫異，我的孩子……

| 丁 她們留下我孤孤獨獨，小姊姊。

| 伊 聽呵，丁泰琪，我會告訴你我知道的事……

| 丁 你知道些什麼呢，伊姊姊？

| 伊 我知道的不多，我的孩子……我的姊姊和我自從出世之後，一路在此地爬行，而不敢了解所發生的事情的一些……我在這島上像盲婦一樣地住了很久，這一切對於我已經似乎很自然了……我祇見一個鳥兒叫，一片樹葉落，一朵玫瑰花兒開此外便不見什麼事情了……

這兒極靜寂，就是一個熟透的果子跌下在地上，也令到人要向窗口張一張……而且沒有人似乎是有一些疑心……但是有一夜我知道除這些之外，必定還有別事……我想逃走了但不能……你懂得我講些什麼嗎？

丁 懂得，懂得，小姊姊；統統你的心意我都懂得……

伊 那麼我們不再講這些不知的事情罷……你見在那和天界接連的死樹林之後面——你見那城堡在那邊，在那山谷的深處麼？

丁 是那個這麼黑的麼，伊姊姊？

伊 這的確是很黑……這是在一叢慘淡影子的深處……我們一定要到那里住……牠原本可以建在這四周圍着的山頂上的……山嶺整天都是青色……我們原應在那里呼吸。我們原應看見下面的海和山岩那邊的平原……但是她們寧願安置牠在山谷的深處中；深到空氣都不能進去的……牠逐漸壞了，也沒有一個人擔憂……牆都震了；你會說牠快要坍在黑暗裏了……只有一個堡還沒有為氣候所弄壞……這堡極大；屋子永遠都不脫出牠的陰影

之外。

丁 有些火光呵，伊姊姊……看看，那些大紅窗……

伊 牠們是堡上的窗，丁泰琪；你能見的光明只有牠們的光；女王寶座就是在那里。

丁 我將來不會見那女王罷？

伊 沒有人能見她……

丁 爲什麼人不能見她？

伊 來近些，丁泰琪……就是一隻鳥一根草，也不要給牠聽見我們……

丁 沒有草呵，小姊姊……（靜寂少頃）——女王幹些什麼呢？

伊 沒有人知道的，我的孩子。她從沒有給人見過……她住在那邊，一個人在那堡裏，伺候她的
人白天又不出來……她是很老的了；她是我們母親的母親，他要獨自做主……她又嫉妬又
猜忌，她們說她是癡的……她常常怕有人會高到她的地位；正是因爲她那個畏懼，所以她把
你帶到這裏……她的命令已實行，沒有人知道怎樣……她從沒有下來，堡上的門晝夜都關

着……我從沒有過她一眼；但是從前他年輕之時好像有人已經見過她……

丁 她是不是很醜惡的，伊姊姊？

伊 她們說她不美，而且她漸漸龐大起來……可是見過她的都不敢提及……其實那個知道她們見過她呢？她有一種不可了解的權力，而我們住在這裏的，時時刻刻都有慘苦的重擔在我們的靈魂身上……你必不可過度害怕也不可有惡夢；我們會守着你，我的小丁泰琪，沒有傷害會到你的身上；可是不要遠離我，和你姊姊勃冷格爾，和我們的老管家阿格洛菲……

丁 也要不離開阿格洛菲，伊姊姊？

伊 也要不離開阿格洛菲……他愛我們……

丁 他這麼老了，小姊姊！

伊 他是老，但是很聰明……我們的朋友中祇剩了他一個；他知道許多事情……這真奇了，她（女王）弄你到這裏而不至使人知道……我不知道我心裏有什麼……我知道你這麼遠在海之外，令我又悲又喜……現在呢……我很詫異了……今天早上我去看太陽有沒有出在

山上就見了你站在門檻上……我馬上便認得是你了……

丁 不是，不是，小姊姊；這是我先笑……

伊 我一時笑不出……你應該知道……這是時候了，丁泰琪，海上的風漸漸黑暗起來了……在你未站立之前，大力吻我一下呵，再次，再次……你不知道我們怎樣愛……把你的小手給我……我會妥當地保護牠，然後我們回到那討厭的城堡去。

(同出)

第二幕

城堡裏的一間房，阿格洛菲和伊格蘭在。勃冷格爾進來。

勃 丁泰琪在那里？

伊 在這裡；不要說得太大聲。他在別一間房裏睡着。他面色似乎微白而且也有些憂悶。那些路程和長的海程令他困倦了。要不然，就是城中的空氣驚嚇了他的小靈魂。他無原無故地哭泣。

我先在膝上搖他睡來，看呵……他睡在我們床上……睡得很莊重，一隻手擱在額頭好像一個憂患的小王……

勃 (忽然吊下淚來) 我的姊妹！我的姊妹……我的可憐的姊妹！

伊 什麼事情呀？

勃 我不敢將我所知道的事講出……而且我也不能決定我知道些什麼……可是我已經聽得了別人聽不到的事情……

伊 你聽得了些什麼？

勃 我從城堡陰道的近邊走過……

伊 噯……

勃 有一扇門半開着。我輕輕地推開了牠……我走了進去……

伊 進那里？

勃 我永沒有見過這種地方……裏面還有別的陰道，點着燈；於是便到那些無出口的低的月

樓……我知道不準再走進去了……我怕起來，正要轉身回出，忽然聽得一聲很難聽得出的聲音……

|伊 那一定是女王的侍婢；她們就住在那堡脚下……

|勃 我也不知道究竟是什麼……在我們中間的必定不止一重門；我聽得的聲音也就像堵住口喊的聲音……我盡力前進……我現在不知道實在是什麼；但是我想她們是說及一個今天才到的小孩子和一個金冕……她們像是笑着……

|伊 她們笑？

|勃 是的，我以為她們是笑……要不然便是哭，再不然便是一種我不了解的東西；因為很難聽清，她們的聲音又低……聲音好像是在拱蓋下的一個羣衆中反響出來……她們講及那個女王要見的孩子……她們大約今晚就要到這裡來……

|伊 什麼……今晚……

|勃 是的……是的……我想是如此……

伊 她們不說出人名麼？

勃 她們說及一個孩子——一個小小的孩子……

伊 沒有別個孩子……

勃 那時候，她們的聲音略響些，因為她們中間有一個說日子似乎還沒有到……

伊 我知道那是什麼意思了；這不是她們由堡中出發的第一次了……我很明白她爲什麼弄他來……可是我却不相信她竟會辦得這麼快……我們看罷……我們有三個，我們也有時候……

勃 你想做什麼呢？

伊 我自己還不知道我將要做什麼，但是我總會驚嚇她……你知道你怎樣顫抖麼……我會告訴你……

勃 什麼呢？

伊 她斷不會安然無事就捉了他去的……

勃 我們是孤立的呵，伊姊妹……

伊 噯！這是真的，我們是孤立……我們現在只有一個補救法，這個法子常常都是成功的……

我們且效法舊時跪着等她罷……也許她會發慈悲呀……她是可以用眼淚來打動的……我們必要獻上她所求的，她或者會歡笑；她的習慣是肯饒恕跪下的人的……她住在大堡裏已有許多年，奪我們所愛，却沒有一個，沒有一個人敢當面打她……她壓在我們靈魂上好比墳石，却沒有一個敢伸伸臂膀……從前有男子在的時候，他們也怕，並且俯首屈伏……今兒是輪着女子了……我們看罷……現在是最後起立的時候了……我們不知道她的權力立在什麼根基上，我以後也斷不再在她的黑影子底下生存了……走罷——走罷，你們兩個，讓我更孤立罷，倘若你們也是顫抖的……我一個人會等候她來……

勃 姊妹，我不知道一定要做什麼，但是我和你一塊兒留下……

阿 我也留下，我的女兒。我的靈魂全無休息已很久了……現在你們試試罷……我們試過不止一次了……

伊 你已經試過……你也試過？

阿 他們個個都試過……但是最後一刻他們失了他們的氣力……你們就可以看見你們也會一樣……倘若今晚她命令我去，我應該就要握着雙手一聲不響；而我那兩條倦脚就要爬那階石不能或快或遲，雖然我很知道沒有人再開着眼回來的……我已經沒有勇氣抵抗她了……我們的手是無用的，接不到人處……牠們不是我們所須要的，而統統的手也是沒有……但是我會幫助你們，因為你們有希望……關了這門呵，我的孩子……叫醒了丁泰琪；把你赤着的一雙臂膀環抱住他，拿他在你膝上……我們沒有別種抵禦了……

第三幕

佈景同上

伊格蘭和阿格洛菲同在

伊 我已經看過這一切的門了。共有三個。我們守那扇最大的……其餘兩個又重又低。她們

決弄不開的。她們的鑰匙早已失掉了，鐵門又緊緊地埋入牆裏。幫我來關這扇門呵；牠比城門還重……牠也很穩固，雷自己也不能走進……你一切都預備好了麼？

阿（坐着在門口）我且坐在門檻的階沿上，攔着刀在膝頭……我想我坐在这里守候，這不是第一次了，我的孩子；有時我們不明白我們所記得的一切事情……我從前這樣做過，却記不起是那時……但是我永久不敢抽出刀來……今天牠在我面前這里。雖然我的臂膀不復有氣力；可是我決意試試……也許這是我們自衛的時候，雖然我們不明白……

（勃冷格爾抱着丁泰琪，從接近的房裏出來）

勃 他醒了……

伊 他面色灰白……什麼原故呢？

勃 我不知道……他靜悄悄地哭泣……

伊 丁泰琪……

勃 他望着別處去呢。

伊 他不認識我了……丁泰琪，你在那里——是你的姊姊對你說呀……你向着那里看什麼？——轉過來這邊……來，我們玩玩罷……

丁 不……不……

伊 你不要玩麼？

丁 我不復能夠走動了，伊姊姊……

伊 你不復能走動了麼……來，來，什麼煩擾你呢——是不是有些痛呀……

丁 是的……

伊 那麼痛在那里——告訴我，丁泰琪，我可以醫好你……

丁 我說不出，伊姊姊處處都痛……

伊 來這里，丁泰琪……你知道我的臂膀是柔軟些的，在這里你馬上就可以醫好了……遞他

給我，勃冷格爾……他坐在我膝頭上就不痛了……那邊，你注視得怎樣利害呵……你的大

姊們都在這里……她們在你四周……我們會保護你，沒有災禍會近來……

|丁 那里呵，伊姊姊！爲什麼那里不見亮光呢，伊姊姊？

|伊 有亮光，我的孩子。……你不見那掛在簷頭下的燈麼？

|丁 是的，是的。……牠不很大。……此外沒有別的了麼？

|伊 爲什麼還要有別的？我們所必要見的。我們都可以看見了。……

|丁 噯……

|伊 噢！你的雙眼很深呵！……

|丁 你的眼也是如此，伊姊姊……

|伊 今兒早上我沒有留心這個。……我剛看見突起……我們永不知道靈魂以爲牠所見的正
是什麼……

|丁 我永沒有見過靈魂，伊姊姊。……阿格洛菲爲什麼坐在門檻上呢？

|伊 他休息一會兒罷。……他想在睡前和你親親嘴。……他等候你醒來……

|丁 攔在他膝頭的是什麼東西？

伊 擱在他膝頭。我不見什麼擱在他膝頭……

丁 有的，有的，有些東西……

阿 沒有什麼，我的孩子……我正看着我的舊刀；可是我幾乎不認得牠了……這刀服事我許多年，可是我也很久不信任牠了，我想牠快要折了……那里，在柄邊那里有點小污點……我從前見那鋼的光彩漸漸消滅了，於是我問自己……現在不復記得起問些什麼了……今天我靈魂很抑鬱……怎樣可以幫助牠呢……人一定要活着，等那不可預知的事來……然後又要去做好像本來希望如此似的……也有那些抑鬱的晚間，嘗到生命之無用之處；我們很想閉上了一雙眼……現在夜了，我也疲倦了……

丁 他有傷疤呵，伊姊姊……

伊 在那里？

丁 在他的額角和雙手上……

阿 這是很舊的老疤，不復有傷於我的了，我的孩子……今兒晚上一定有光照着這些疤了……

……你從前沒有見過牠們罷？

丁 他面色很憂愁，伊姊姊……

伊 不，不；他不是憂愁，不過很疲倦罷了……

丁 你也憂愁呵，伊姊姊……

伊 不是，不是；你看我，我笑着呢……

丁 我的那一個姊姊也是如此……

伊 不是；她也笑着呢……

丁 那不是笑……我知道……

伊 來，和我接吻，並且想及別樣事情罷……（她吻他）

丁 還有什麼呢，伊姊姊——你吻我的時候爲什麼傷害我呢？

伊 我傷害你麼？

丁 是的……我不知道爲什麼我會聽得你的心跳，伊姊姊……

| 伊 你聽得牠跳麼？

| 丁 噢！牠跳，牠跳，好像要……

| 伊 什麼？

| 丁 我不曉得呵，伊姊姊……

| 伊 你不要沒有理由地害怕，也不要說謎語。……且住！你眼裏滿了眼淚了……爲什麼你憂慮？

……我也聽得你的心跳……你常常都會聽得牠，倘若你這麼接吻……這就是心在那里說

舌頭所不曉得說的話……

| 丁 我剛才不聽得心跳了……

| 伊 那就因爲……噢！但是你的呵……爲什麼，什麼煩擾牠呀……牠爆裂着了……

| 丁 (哭喊) 伊姊姊！伊姊姊！

| 伊 什麼？

| 丁 我聽聞……她們……她們來着了！

伊 她們，那個……爲什麼，什麼事情呀……

丁 門呵！門呵！她們在那邊了……

（他向後倒在伊格蘭的膝頭上）

伊 爲什麼，什麼事情……他已經……他已經暈過去了……

勃 留心……留心！他就跌下來了……

阿 （驟然起立，執刀在手）我也聽得……有人在走廊裏走動着。

伊 噢……

（靜寂片時——他們傾耳細聽）

阿 我聽得……她們有一羣人……

伊 一羣……那一羣呢？

阿 我不曉得……又聽得又不聽得……她們的行動不像別人，可是她們來了……她們到門口了……

伊 (震動地緊抱了泰琪在臂膀中) 丁泰琪!……丁泰琪!……

勃 (同時吻着他) 也有我!……也有我?……丁泰琪!

阿 她們撼着門了……聽呵……很輕呵!……她們低聲兒講呢……

(聽見鑰匙在鎖裏慢慢轉動的聲音)

伊 她們有鑰匙……

阿 是呀!……是呀!……我早已知道了!……等着!……(他舉起刀,直立在最後一級階沿上。)

——對兩個姊妹說) 來!你們也來!……

(靜片刻。門略開。阿格洛菲,振動得像羅盤的針一樣。把刀斜放在門開處之上,將刀口刺入門縫間。門忽然大力關閉,刀折了碎鋼片片滾下階沿,不住發出回聲。伊格蘭跳了起來,臂膀中抱着還是暈了的丁泰琪;她和勃冷格爾,和阿格洛菲用盡氣力想關上這扇門,可是沒用,門仍舊是慢慢地繼續開着,却又不見一人不聞一聲。只有一道又冷酷又靜寂的光線射到房裏。在這時候,丁泰琪忽然伸動,回復意識,發出一聲極長的求救呼聲,並且吻他的姊

姊正在那叫喊的時候門不復能抵抗，忽然被他們之力所關閉，他們來不及停阻住。

伊 丁泰琪（大家相看，露出驚愕的神氣）。

阿 （在門邊細聽）現在我不復聽得聲音了。

伊 （狂喜）丁泰琪！丁泰琪！……看看……他已穩固了……看他的雙眼……你可以看見那藍色……他快要說話了……她們見我們守着……她們不敢了……吻吻我們……吻吻我們，我告訴你……吻吻我們……大家！大家……到我們靈魂的深處……

（四個人眼眶都滿含着眼淚，互相擁抱。）

第四幕

前幕房間外的走廊。女王的三個侍婢，用面網遮了臉，走進。

第一侍婢 （在門邊細聽）他們不復守着了……

第二侍婢 我們延挨是沒用的……

第三侍婢 她吩咐過我們應該靜靜地進行……

第一侍婢 我早已知道他們是要睡着的……

第二侍婢 快些開罷……

第三侍婢 現在是時候了……

第一侍婢 你們在門口再等一等。我一個人進去。用不着三個都去……

第二侍婢 這是對的；他是一個很小的東西罷了……

第三侍婢 你要提防那個大姊姊……

第二侍婢 你知道女王是不願叫他們知道的……

第一侍婢 不用怕；我不是很容易被人家聽得的……

第二侍婢 那就進去罷；現在是時候了。（第一侍婢謹慎地開了門，進去了。）現在差不多半夜

了……

第三侍婢 噯……（靜片刻。第一侍婢從房裏回來。）

第二侍婢 他在那里？

第一侍婢 他在他姊姊們中間睡着。他的臂膀圍繞住她們的頸；她們的臂膀也繞住他……我
一個人是辦不到的……

第二侍婢 我去幫助你……

第三侍婢 對呵；你們兩個同去罷……我在這里守着……

第一侍婢 小心；他們已經有些覺得了……他們三個正在惡夢裏掙扎……（那兩個侍婢走
進房間）

第三侍婢 他們常常都覺得；但是他們不能了解……（靜片刻。第一第二侍婢同由房中回來）

第三侍婢 妥當了麼？

第二侍婢 你也一定要來……我們不能分開他們……

第一侍婢 我們扯剛開了他們的臂膀，她們馬上又再在孩子上把牠們合着了……

第二侍婢 而且那孩子窩在她們中間愈加利害……

第一侍婢 他把他的前額靠在他大姊姊的心窩裏……

第二侍婢 而且他的頭跟着他姊姊胸膛升降……

第一侍婢 我們怕終於不能略些扯開他的雙手罷……

第二侍婢 牠們緊緊揪住他姊姊的頭髮的深處呢……

第一侍婢 他的牙齒間也噙着一卷金色的頭髮……

第二侍婢 那大姊姊的頭髮不得不要剪去了……

第一侍婢 那個姊姊的頭髮也要剪，你看呵……

第二侍婢 你有剪刀麼？

第三侍婢 有……

第一侍婢 快來；他們已經動了。

第二侍婢 他們的心和眼皮都一齊驚跳呢……

第一侍婢 這是真的，我瞥眼看了那大姊姊的藍眼睛一看……

第二侍婢 她對我們看，但是看不見我們……

第一侍婢 倘若觸着了一個，那兩個要驚抖起來了……

第二侍婢 他們極力掙扎，可是不能夠移動……

第一侍婢 那大姊姊想喊救，可是喊不出來……

第二侍婢 快來；他們似乎已知風聲了……

第三侍婢 那老頭兒不在那里麼？

第一侍婢 在；但是他在牆角睡着了……

第二侍婢 他把他額角靠在刀柄上睡着了……

第一侍婢 他不知道什麼事情；他也沒有夢……

第三侍婢 來，來；我們必要辦妥這個……

第一侍婢 你想分開他們的手足是很費事的……

第二侍婢 對呵，牠們抱得很緊像溺在水裏的人一般……

第三侍婢 來呀，來呀……

（她們進去房間。很靜很靜，只有嘆氣和爲睡眠所壓住的煩悶之抑鬱的呻吟聲。既而三個侍婢急急忙忙地從陰沉的房裏溜出。一個抱着丁泰琪，他睡得很熟，他小小的雙手和他的口都摺縐着帶有睡眠和苦楚的神氣，遍身飄蕩着，從他姊姊們頭上剪下來的金髮釦。侍婢們很快地靜中前跑，但是等到她們到了走廊盡頭之時，丁泰琪忽然驚醒了，立刻發出極悲慘的喊聲。）

丁 （在走廊的深處）噯呀……！

（接着又沒有聲音。然後聽見丁泰琪兩個姊姊在隔房的脚步聲音——很不舒快地醒着並且站起來。）

伊 （在房內）丁泰琪……他在那里……

勃 他不復在這里了……

伊 （煩悶增加着）丁泰琪……燈呵！燈呵！……點起來……

勃是……是……

(此時由開着的窗看見伊格蘭手裏拿着一盞燈從出來房裏。)

伊 門也大開了!

丁的聲音 (在遠處差不多聽不見了) 伊姊姊……

伊 他喊呢……他喊呢……丁泰琪! 丁泰琪……

(她躁急地搶到走廊。勃冷格爾想跟上去,但是暈倒在門首的階沿上。)

第五幕

在一個穹廬狀的屋頂下的大鐵門前。

伊格蘭進來,形容憔悴,頭髮散披,手裏執着一盞燈。

伊 (狂亂地轉過來) 他們沒有跟我上來……勃冷格爾……勃冷格爾……阿格洛非……他們在那里?——他們說他們愛他,現在却留下我一人,在這里……丁泰琪……丁泰琪……噯!

這是真的……我爬了，我爬了無數的石級在慘酷的高牆中間，我的心不復能支持得我起了。……這些穹廬像是振動着……（靠身子在穹廬下的柱上）我要跌倒了……噢！我苦命兒！我覺得這命兒……牠是在我嘴唇邊，就要離開了……我不知道我做了些什麼事……我不看見什麼；我不聽聞什麼……噢！這靜寂……我見在石步上和在牆沿都有這些金髮圈兒；我就跟着牠們。我拾起牠們來……噢！噢！牠們真美麗……小孩子！……小孩子！……我說過什麼？我想起了……我也不相信這事……一個人可以睡着……那個統統不要緊；也不可能……我不復知道我現在想些什麼了……一個人醒了之後，於是……到底，來了，到底，人必定要反想……有人這樣說，有人那樣說；可是都和靈魂的路徑不對。你不知道一切你所解脫的。我帶了我的小燈到這里……雖然石級上有風，燈都不熄……到底要想些什麼有許多事情都不會解決……想來總有人應該知道；但是他們爲什麼不說出來呢？（她四面看望）我從前決沒有見過這一切……沒有人會上得這麼高；而且各種事情都被禁止……這里很冷……而且黑暗到叫人不敢呼吸……他們說過這種陰影是有毒的……這些那扇門煞是可怕。

……（她走到門旁，拿手撫捫）噢！多麼冷呵！……這是滑鐵做的……統統都很平滑，而且沒有鎖。……那麼牠在那里開的呢？我不看見有絞紐兒……我猜牠是藏在牆裏的……到這裏已不能再上了；……再沒有階級了。（忽然慘呼起來）嚶……還有金頭髮圈閉着在門縫裏！……
丁泰琪！丁泰琪！……我記起了！我記起了！……一定是了！……（她手足並用發狂似的打那門）噢！惡魔！惡魔！你在這裏！……聽呵！……我譏謗你！我譏謗你還要唾你！

（在門之那邊，有輕輕兒敲的聲音；接着，丁泰琪的口音很微弱地從鐵門柵間透過來。）

丁 伊姊姊，伊姊姊！

伊 丁泰琪！……什麼？……什麼？……丁泰琪，是你麼？……

丁 快些開！快些開！……她在哪里……

伊 噢！噢！……誰呀？……丁泰琪，我的小丁泰琪……你聽見我麼？……這是什麼？……什麼一回

事？……丁泰琪！……你沒有被害罷？……你在那里……你在那邊麼？……

丁 伊姊姊，伊姊姊！……我要死了，倘若你不給我開了這扇門……

伊 等一等，我是設着法的；等一等……我正開着牠，我正開着牠……

丁 但是你不明白我呀！……伊姊姊！……不能再耽擱了！……她不能容忍我了！……我打她，打她……我跑走了！……快些，快些，她在這裡了！……

伊 我來了，我來了……她在那裡？

丁 我什麼都看不見……可是我聽見……噢！我怕，伊姊姊，我怕！……快些，快些！……快些開呵！……看上帝的慈愛，伊姊姊！……

伊 (焦急地亂摸那門) 我一定找得到……略等一息……一分鐘……一秒鐘……

丁 我不能再等了，伊姊姊……她現在已在我的背後呼吸了……

伊 這不算什麼，丁泰琪；我的小丁泰琪，不要怕……這是因為我不能看見罷……

丁 但是你能見；我看見你的燈很清楚……你的側邊很明亮呵，伊姊姊……我在這裡不復可以見了……

伊 你見我，丁泰琪？怎樣會見呢？門上連縫兒都沒有一條……

丁 有，有，有一條；但是牠這麼小……

伊 在那一邊？這里麼？……告訴我，告訴我……或者是在那邊罷？

丁 在這里，在這里……你不能聽見麼？……我敲着呢……

伊 是這里麼？

丁 高一些……可是牠這麼細小……針也不能穿過……

伊 你不要怕；我會過來的……

丁 噢，我聽得了，伊姊姊……拉拉！拉拉！你必要拉她在這里了……只要你能夠略開一點……略開

一點……我是這麼弱小的呵……

伊 我沒有指甲留存了，丁泰琪……我拉過，我推過，我用盡氣力打過……我用盡氣力打過……

……（她再打門，而且想撼動那扇不可動的門）我有兩個手指麻木了……不要哭泣……這是鐵呵……

丁 （絕望地嗚咽）你沒有什麼傢伙來開這門罷，伊姊姊……一樣傢伙都沒有，一樣傢伙都沒

有……我可以趨過……因為我這麼細小，這麼細小……你很知道了……

伊 我只有一盞燈，丁泰琪……那里那里！（她藉瓦燈之助，盡力向門上擊撞，燈立刻熄滅並且破碎了。）噢……統統都忽然黑暗了……丁泰琪，你在那里……噢！聽呵，聽呵……你不能從裏面開麼……

丁 不能，不能；什麼都沒有……我現在一切東西都不能覺得……我也不復能見明亮的小門縫了……

伊 什麼煩擾你，丁泰琪……我不復聽得清楚了……

丁 小姊姊，伊姊姊……現在不復可能了……

伊 什麼，丁泰琪……你到那里去……

丁 她到了……我不復有勇氣了——伊姊姊，伊姊姊……我觸覺她了……

伊 誰呀……誰呀……

丁 我不知道……我看不見……但是現在不復可能了……她……她扼住我的喉嚨……她

放她的手在我喉嚨上……噢！伊姊姊，來這里呵……

伊 來的，來的……

丁 這麼黑暗……

伊 努力掙扎，保護你自己，撕裂她呵！……不要怕……一息間……我便到那里了……丁泰琪……
……丁泰琪答我呵！……幫助……你在那里？……我來幫助你……吻吻我……透過這門……
……這里……這里……

丁 (聲音漸漸微弱) 這里……這里……伊姊姊……

伊 這里，這里，我在這里接吻，你聽聞麼？再來，再來……

丁 (聲音漸漸更微弱了) 我也是……這里……伊姊姊……伊姊姊……噢……
(從鐵門那邊聽見有個小身體跌倒的聲音)

伊 丁泰琪……丁泰琪……你做了些什麼？……放過他罷！放過他罷！……看上帝的愛，放過他罷！……我不復聽見什麼了……——你怎樣對待他呀？……你不要害他罷，好麼……他不過

1590



是一個可憐的小孩子……他不會抵抗……看呵，看呵……我並無惡意……我雙腳跪下了。

……放過他罷，我求你……這並不是專為我的原故；你知道的……我什麼事都願做……我

不是壞人，你看呵……我合掌求你……我錯了……我絕對忍受，你都知道……我所有的都

失去了……且用別種方法責罰我罷……還有這麼多的事情可以給我以較大的痛苦的：

……歡喜賜給痛苦……你會知道的……但是這孩子却沒有做過什麼……我先前說

……都是不對的……可是我那時不自知……我很知道你是個極好人……人到底是必要饒

他這麼年細，這麼美貌，而且又這麼細小……你總可以明白這是不可能的……他

的小臂膀繞住你的頸；他的小口親你的口；上帝也不能抵抗了……你開了這門，你不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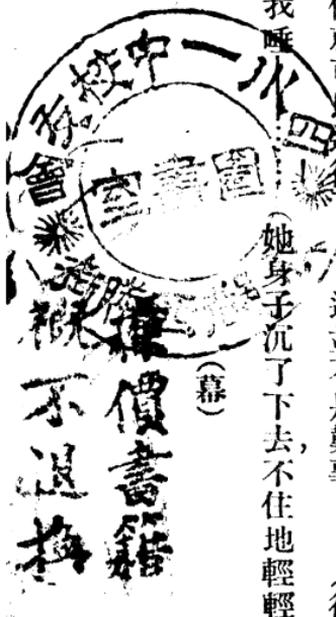
……我幾乎是全無所求……我只要他一片刻，略些一片刻……我現在記不起……你明

白呵……我那時沒有時間呵……只消些少他就可以過得……這並不是難事……（很

長的慘酷的靜寂）……惡魔……惡魔……我睡……她身子沉了下去，不住地輕輕

啜泣，兩隻臂膀張開在門上，在黑暗中。）

（幕）



444.2
132
1570

Chinese Literary Association Series
Plays by Materlink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二月初版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回文學研究會叢書梅脫靈戲曲集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伍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譯者 湯澄波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 濟南 太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南京
-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漢口
- 長沙 常德 成都 衡州 重慶 瀘縣
-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